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典藏书系

# 母 亲

· 黛莱达卷 ·

【意】G. 黛莱达 著  
徐娅群 译

新星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典藏书系

**母 亲**

·黛莱达卷·

【意】G. 黛莱达◎著      徐娅群◎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母亲 / ( 意 ) 黛莱达著 ; 徐娅群译 . — 北京 : 新星出版社 , 2013.1

ISBN 978-7-5133-0964-6

I . ①母... II . ①黛... ②徐... III . ①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2 ) 第261498号

---

## 母亲

( 意 ) G . 黛莱达 著 徐娅群 译

责任编辑 : 汪 欣

责任印制 : 韦 舰

封面设计 : 尚世视觉

---

出版发行 :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 谢 刚

社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 刷：**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9  
**字 数：**100千字  
**版 次：**2013年1月第一版 2013年1月第  
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0964-6  
**定 价：**30.00元

---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调换。**

# 目录

## Contents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 第一章

看来今晚保罗又打算要出门了。

母亲的房间就在保罗隔壁，她可以听到保罗正在房里偷偷做着准备工作，他大约是盘算着等她熄灯上床后便出发。

于是母亲关上了灯，但并没有睡到床上去。

她坐在了门边，那双当惯了老妈子的粗糙的手正紧紧交握着，一只拇指压着另一只，这是能给她带来勇气的姿势。母亲固执地相信她的儿子会安静地坐下来，然后像往常那样去读书或上床睡觉，但她的这种信念渐渐被不安所取代。几分钟后，我们年轻的神父那谨慎的脚步声停了下来。母亲顿觉陷入到了彻底的孤单中。屋外，呼呼的风声吹进小长老院后面那片高地上的树林中，吹得枝叶沙沙作响。风不大，不过一直这么不紧不慢地刮着，听着就像是一层层嘎嘎作响的、看不见的波段将整个房子都包围了起来，这层层波段离屋子越来越近，那势头如同想把房子连根拔起，然后拽出地面一样。

为了防止那些在起风的夜晚咆哮着寻找灵魂的恶魔潜进屋里，母亲早就用两根木闩交叉着闩好了房门。虽然实际上她并不怎么迷信这类事。此时此刻，她觉得很痛苦并对自己有着一一种说不清的蔑视

感，恶灵已经进入到这间小养老院里，用她儿子保罗的杯子喝着水，并在窗边保罗挂在墙上的那面镜子旁徘徊。

保罗的房间又传出动静来。她觉得保罗可能正站在镜子前，尽管神父不允许照镜子。可话又说回来，保罗这段日子又何尝对自己有过什么约束？

母亲记起最近有几次，她看到保罗像女人似的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他修剪指甲，把留得长长的头发向后梳着，用来遮盖头上剃度的圣教标记。他还给自己喷香水、用牙粉刷牙并梳理眉毛。

她觉得自己此时就像当中没隔着墙似的能清楚地看到保罗，在他那间全白的房间里有一个黑色的身影，高高瘦瘦，高得几乎离谱，所以来来回回就像是走起路来漫不经心的男孩，虽然跌跌撞撞却仍然挺着身。他大大的头支在细小的脖子上，脸色苍白，大脑门儿似乎把眉头都压皱了，长长的眼睛也不堪重负地垂了下来。但充满力量的下巴、宽厚的双唇和坚毅的面颊如同是对这种压迫给予的不屑一顾的反抗，虽说反抗没法取得胜利。

现在，他在镜子前停下了脚步，整张脸都焕发出容光来，圆睁的棕色眼睛清澈明亮，瞳仁中闪烁着钻石般的光芒。

实际上，在母亲那颗充满母性的心里，是非常

高兴能看到自己的儿子如此英俊而健康的，不过儿子偷偷摸摸移动着的脚步声却再次令她焦虑不已。

保罗无疑正打算要出门。他打开了房间的门并再次驻足。他可能也在侧耳聆听着，但除了屋外呼啸的风声他什么也没听到。

母亲试着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大叫：“保罗，我的儿子，天哪，孩子，给我留下！”但有一股强于她的力量令她无法动弹。她的颤抖着双膝，像是要去反抗那股恶魔般的力量一般。虽然如此，她的双脚却还是不肯挪动半分，那感觉就像是有双手在迫使她留在自己的座位上。

保罗悄无声息地下了楼，开门走了出去，屋外的风仿佛瞬间便吞没了她，将他带走了。

直到这时，母亲才得以站起身来去点灯。这对她来说仍不是件易事，因为无论它在墙上哪里刮擦，火柴都没燃起来，只在墙上留下了长长的紫痕。最后她才好不容易点亮了一盏小铜灯，狭窄的小屋里透出了一点昏暗的光亮，依稀而微弱，正好配得上老妈子用，母亲打开门，站在门外倾听着。她仍抖个不停，动作僵硬而呆滞，她硕大的脑袋、又矮又宽的身形，加上那身铁锈黑的衣服，看上去就像是一块从橡树树干上整块砍下的木头。

母亲站在门槛前，顺着白墙间的石板梯向下望

去，楼梯底端的大门把手在风的猛力撞击下正和门链碰撞着。当母亲看到保罗开门时抽出来的门闩正倚在墙边时，她不由得火冒三丈。

她必须要打败恶魔。她这样想着，把灯放在了楼梯顶层，然后跟着下了楼。

屋外的风粗暴地揪扯着她，吹翻了她的裙摆和她头上扎着的头巾，就好像要把她赶回家一样。但她将头巾在下巴下系紧后，用手按着继续低头前行，那姿态就如同不怕千难万险一般。她感觉自己正在经过小长老院的前门，沿着厨房和花园边的墙来到教堂正门，走到教堂的角落时，她停下了步子。保罗是在这里转的身，他动作快得就像是只大黑鸟一样，他的斗篷飞扬在空中，看上去如同是飞过田野一般，他来到田野边的一幢老房子前面，房子位于村庄地平线上，靠近山脊对面。

那不明的灯火忽蓝忽黄，挂在天空的明月穿过大朵大朵的云彩，照亮了田间长长的青草，教堂和小长老院正门前那微微升起的广场，以及陡峭小路两边排列成行的农舍，它们起伏着消失在山谷间的树林里。在山谷中央，小河像是又一条刮着风的暗路，潺潺河水在转弯处消融在了河流与道路交错的奇妙景观间，山谷边缘遥远的地平线上，风将云吹得忽隐忽现。

村庄里没有一点灯光，也见不到一缕炊烟。村民们早就睡了，这些目前正贫困交加的农舍像两排山羊似的挤在草木葱郁的山沿，附近是教堂和教堂内细长的钟楼，教堂背后由山脊护着，代表了牧羊人倚靠着他的棍杖。

教堂广场围栏旁长着的古树在狂风中摇摆着枝叶，无形的黑妖在暗夜中出没，山谷中的杨树和芦苇以悲鸣应和着妖怪沙沙的喊叫声。在这个充满悲戚的夜晚，呼啸着的风声和沉溺在怒云间的月亮与寻找着儿子的母亲那深深的悲痛融成了一体。

直到那一刻，母亲还自欺欺人地希望在自己到村庄后能看到保罗在那里慰问生病的教友，但她却看到保罗仿佛受到恶魔刺激般朝着山脊下的老屋冲去。

在这山脊下的老屋中，有一个无人拯救的女人，她年轻、健康而孤单……

保罗并没有像寻常的访客那样从正门而入，他直接从果园墙边的侧门进了屋，门匆匆开合，就像一只的黑色嘴巴将保罗整个吞下。

母亲步履匆匆地穿过草地，踏着保罗在长草上留下的足迹，径直来到了一扇小门前，她双手抵门，用尽全力想推开它。但这扇小门却纹丝不动，它甚至好像还带着一股反挫力，母亲知道自己必须

打败它，于是她高喊出声。她打量着墙壁，伸手去试它的坚固程度，最后绝望的她垂下头仔细地聆听起来。可惜她什么也听不到，果园内只有枝叶的沙沙作响声，女主人的朋友和陪客都试图掩藏个中声响。

但母亲并未因此气馁，她得听到或知道才行——或者在灵魂深处，她其实早就知道了真相，她只是需要一些用以自欺的借口罢了。

无论她看没看到，她沿着果园外墙走了一路，经过屋前，来到了庭院的大门外。她边走边触摸着石头，像是在找哪里藏着机关可以有个洞让她潜入。但所有的一切都固若金汤——大门、厅门、窗户都像城堡的开口一般。

这时，月亮从浮云后面探出脸来，泛着湖蓝的光芒，照亮了泛着淡红色的屋前，垂着草的屋顶深檐在屋前方投下部分阴影；百叶窗帘紧紧地闭合着，窗棂格看着就像是绿色的镜子一般，映照出浮云、蓝天，还有山脊上那摇摆的树枝。

母亲转身，用头敲着墙上拿来系马的铜环。她在大门前再次驻足，三格花岗岩台阶直通往大门，配有哥特式的门廊和铁门。母亲突然觉得很丢脸且对胜利充满了无力感，她觉得自己比孩童时还要渺小，那时她和村里其他的穷孩子一起游荡着，就等

屋内当家的出来时能扔给他们几个小钱。

在那遥远的岁月中，有时屋子的门会大大咧咧地敞开着露出黑漆漆的门厅，铺着石砖、摆着石凳。这时孩子们便会嚷嚷着冲进门去，他们的叫声在屋里回荡着，就像是在山洞里一般。然后会有仆人过来驱赶他们。

“什么！玛丽亚·马达莱娜，你竟然也在！女孩子家家的，跟着这群男孩子横冲直撞，你就不觉得羞愧吗？”

当时的那个女孩，如今的母亲窘迫地向后瑟缩着，但她的双眼仍然好奇地注视着眼前这幢房子那充满神秘感的内部。她又一次向后瑟缩着逃开了，她的双手因绝望而绞成一团，她再次望向那扇如同陷阱般吞噬了她的保罗的小门。在她沿原路返回时，她开始后悔起来，后悔自己没有大声嚷嚷，没有朝着那扇门扔石子，也没有迫使屋内的人开门好让她救出自己的儿子。母亲为自己的懦弱追悔莫及，她伫立在原地，犹豫不决，是回头，还是回家？何去何从的抉择让她备感煎熬，完全不知该如何是好，最后她出于自卫的本能，集中所有的思想和力量做出了决定，她往家的方向走去，如同一只受伤的野兽回到自己的巢穴去避难一样。

她一进养老院便立刻关上大门，一屁股坐在了

楼梯底下。楼梯顶上闪着暗淡的灯光，这所狭小的房子就像是一个建在石头缝里的巢穴，房里每样东西都稳固而安静，石头摇个不停，如同是从这边晃到那边似的。巢穴也落到了地上。

屋外仍响着呼啸的风声，恶魔正在摧毁着长老院、摧毁着教堂、摧毁着整个基督世界。

“哦，上帝，哦，上帝！”母亲哀号着，听上去就像是其他女人说话的声音。

母亲冲着自己投在楼梯上的影子点了点头。她感觉自己并非孤身一人，她开始自言自语起来，就好像有谁在聆听并回应着她一般。

“我要怎么做才能救他？”

“在这里等到他回来，然后坦率而坚定地和他谈谈，一切都还来得及，玛丽亚·马达莱娜。”

“但他会生气并否认这一切的。我想还是去找主教才是上策，我要求他把我们送出这个地狱。主教是为神服务的人，他无所不知。我要跪在他脚边；我现在好像就已经看到主教大人了，正坐在红色接待室里的他身穿一身白袍，胸前金色的十字架闪耀着光芒，他伸出二指给予祝福。主教看上去就像上帝一样！我要对他说：大人，阿勒河教区除了是王国中最穷的地方之外，还一直受到诅咒，这些你都是知道的。几百年来，那里都没有一位神父，

居住在那里的人早就把神忘了个一干二净；然后终于有一位神父出现了，但大人您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在他美好而神圣的五十岁来临之际，他重修了教堂的长老院，自掏腰包在河上建了座桥，他外出狩猎，和牧羊人、猎人打成一片。但是他忽然就变了，变得像恶魔一样邪恶。他练习巫术，并开始酗酒，变得越来越霸道而情绪化。他抽起了烟斗并满嘴的咒骂，他会坐在地上和当地最声名狼藉的恶棍赌牌，那些恶棍喜欢他并且拥护他，然而其他人因此都开始远离他。在他步入晚年之际，他把自己独自关在了长老院里，连仆人都没一个，他除了作弥撒之外足不出户，但他总在天还没亮时就作弥撒了，所以根本就没人会去参加。据说他总在酩酊大醉后进行狂欢。他所管辖的教区内的教民都不敢指挥他，因为传说他有恶魔在保护着。当他生病时，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去照顾他。体面的女人和男人，都没有在他最后的日子对他加以援手。有人说在最后几晚，恶魔从这间房子挖了条直通河流的地道，用来运走神父的肉体。神父死后的许多年里，他的亡灵仍然会借由这条地道回来，萦绕在长老院里，因此这里一直没有住进其他的神父。曾经有一位神父会在每个周日来这里作弥撒并埋葬死者，但一天晚上，那位死去的神父的亡灵回来弄坏了桥

梁，从那以后的几十年里，这片教区都没有神父，直到我的保罗来到这里。我是和保罗一起来的。我们来时，发现村里人非常野蛮而落后，毫无诚信可言，但有了保罗以后，一切都不同了，就像是春色再次降临大地一般。但迷信的力量不容忽略，灾难会降临在新一任的神父身上，因为曾经那位神父的亡灵仍统治着长老院。有人说他还没死，他住在阴曹地府里。我从来不相信这些鬼话，我也从来没听到过什么不该听到的声音。我和我的保罗在这里住了七年，我觉得就像是住在小修道院里一样。就在不久以前保罗还是那样单纯的一个孩子，他努力地学习和祈祷，为了教民们的利益而献上此生。有时他喜欢吹吹笛子。但他并不会因物而喜，他很镇静从容。七年里，我们过得就像《圣经》中的人一样平静而满足。我家保罗滴酒不沾，也不打猎、不吸烟，对女人更是不加理会。他将所有的钱都存起来只为了能重修村里的桥梁。可现在，诅咒降临到了我二十八岁大的孩子身上，一个女人将他捕获到了她的网中。哦，我的主教大人，把我们调离吧。救救我的保罗吧，否则他的灵魂会像他的前任那样堕落的！那个女人也需要被拯救。不管怎么说，她也是孤身一人，独自住在那幢房子里散发着她的魅力，在这个荒芜的小村庄里没人能配得上她。我的主教

大人，你知道那个女人的，当你来巡视这个教区时，你是她的座上宾。她住的屋子里，有得是房间和好东西！那个女人富有、独立、孤单，非常孤单！她有兄弟和姐妹，但他们要不就是远嫁，要不就是住在其他国家。只有她一人被留在这里看守着房子和财产，她鲜少出门。我的保罗在前一阵子都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在。这女人的父亲是个怪人，既非农民又非绅士，他是个猎人，同时又是个异教徒。他是前任神父的朋友，我想我已经说得够明白了。这个怪人从来也不去教堂，但在他病入膏肓时，他找到了我家保罗，保罗一直陪伴着他直到他死去，还给他举办了一场很有派头的葬礼。村里的每个人都参加了，连襁褓中的婴儿都被母亲抱着参加了。从那以后，我家保罗就开始拜访起那家仅剩的那位成员来。那个孤女和一群刁仆住在一起。那些仆人指使着她，给她出着坏点子。如果我们不帮她的话还能指望谁帮她？”

然后心中另一个自己问母亲道：

“玛丽亚·马达莱娜，你确定吗？你确定你所认为的都是真的吗？你真的能就这样走到主教面前，道出你儿子和其他人的事并予以证明吗？那如果这不是真的呢？”

“哦，上帝，哦，上帝！”

她将脸埋进双手间，眼前突然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在那幢老宅的地下室里，她的保罗正和那个女人在一起。那间地下室非常宽敞，直通果园，有着穹形的天花板，水泥地板中镶嵌着贝壳和鹅卵石。屋子一边是一个巨大的壁炉，从右向左的地方放着一把摇椅，摇椅前面是一张别致的沙发。白墙上装饰着武器、鹿头鹿角和油画，那些油画上，发黑的画布早就破破烂烂，依稀可以辨认出画中有灰蒙蒙的手、残存的脸的痕迹、女人的头发和一些水果。

保罗和那个女人紧扣着十指坐在壁炉前。

“哦，我的上帝！”母亲啼哭着。

脑海中的画面太过残忍，母亲于是用另一幅画面代替了它。同样的一间地下室，但这次却有绿色的光从窗口的横栏间透了进来将屋子照亮，窗外是一大片草地，打开大门直通向果园，果园内树木和枝叶闪着光亮，枝叶上仍滚动着秋露。地上棕色的落叶有些已经变软，壁炉架上，古色古香的铜灯灯链在空气中晃来晃去。从另一边半开半掩的门缝间她看到了其他的房间，所有房间都是漆黑一团，窗户紧闭。

母亲站在门口等着，她手上是保罗送给这家女主人的礼物。然后女主人出现了，她快步走了过

来，表情略显羞涩。她是从那些黑漆漆的房间里走出来的，也穿着一身黑，她面色苍白，两条大辫子各自盘成一个发髻，她修长雪白的手就像墙上挂画中的影子一样。

即使她走过来，站在了房间的光亮处，她那细胳膊细腿的模样仍像是一碰就会碎似的。她那双黑色的眼睛望着桌上的那篮水果，然后移向了母亲所站的地方，脸上立刻浮出笑来，由她双唇那悲伤而感性的曲线来看，半是开心半是不屑。

那一刻，母亲虽然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但心中却第一次生起疑惑来。

母亲无法解释生疑的原因，但她的注意力仍集中在女孩对她的热烈欢迎上，女孩让母亲紧挨着自己坐下并询问起保罗的近况来。她以姐妹般的口吻称他为保罗，但她却没像对自己的妈妈那样对待母亲，反倒是像对待一位要软言相哄的对手一样。女孩为母亲要了咖啡，光着脚的女仆端着放了咖啡的大银盘走了过来，她头上绑着头巾，就像阿拉伯人一样。女孩谈起她的两位哥哥，他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住得很远，女孩在谈起自己和两个哥哥时，脸上带着暗喜，就好像两个哥哥是支撑她独居生活结构的两边一样。最后，她起身带着访客穿过

房间洞开的大门径直走到了果园。

硕大的紫色无花果、闪着银色光泽的梨、大串大串的金色葡萄挂在鲜艳的绿叶和翠藤间。保罗为什么要送果篮给一个已经有吃不完的水果的人？

即便是现在，已经坐在灯光幽暗的楼梯上，灯一个劲地闪着，母亲还是再次想到了那张脸，在自己和她告别时，突然露出了又嘲讽又亲切的表情来，女孩借由垂下眼睑来掩盖着她眼中那难以掩饰的神情。那双掩饰内心的眼中突然流露出真相来，她一下子恢复成了原本的她，像极了保罗。之后的那些天发生了许多事，保罗言行举止上的有所保留让满腹怀疑的母亲深感不安，她并不恨那个将她儿子带向罪恶的女人，相反地，她只希望能拯救她，就像拯救亲生女儿那样去拯救她。

## 第二章

相安无事地度过了秋冬两季后，母亲怀疑的事并未得到证实，但当春回大地时，三月徐徐的暖风又唤醒了恶魔。

保罗晚上离开家去了老宅子。

“我该怎么办？怎样才能拯救他？”

回应她的只有凄厉的风声和大门被用力扇动时发出的声音。

她还记得自己和保罗第一次来到村庄后，保罗立刻被指派为这个教区的神父。二十年来她一直尽心服务上帝，无欲无求，她这样做就是为了能给儿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让他能端端正正做人。然后母子俩就来到了这里，这股猛烈的风一路成为他们旅途上的困扰。那也是春天的时节，但整个山谷看上去就像是还逗留在冬季。枫叶被吹得四散着，弯曲的树木在裂开前东倒西歪的，仿佛害怕似的凝视着从四面八方涌起的阵阵乌云，与此同时，大块大块的冰雹把娇嫩的绿芽砸得面目全非。

在路的转角处俯瞰山谷，然后顺着山势来到河边，突然狂风大作，惊得马匹停在了原地，双耳被刺痛它们发出惊恐的嘶叫声来。风声晃动着它们的缰绳，就好像土匪按住它们的头好让它们停下以

便打劫一样，就算是一直在尽情享受这趟旅程的保罗，喊出的话都透着模糊的迷信意味：

“一定是老神父邪恶的灵魂在阻止我们的到来！”

保罗的话很快就被呼啸的大风给吹散在空中，他露出可怜兮兮的笑来，唇角的一边勾起一抹弧度，当他的眼睛望向村庄时，眼神中流露出哀伤来，湍急的河后面那座村庄就像是挂在青山边斜坡对面的画一样。

当母子两人来到河对岸时，风势已渐渐弱了下来。村里人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神父的准备，他们全都聚集在了教堂前的广场上，就好像保罗是他们的救世主一般。一群年纪较小的男人热血沸腾地拥向河岸去迎接来客，他们像雄鹰一样冲下山，空气中回荡着快乐的呼喊声。当他们看到神父时，便将他围在了中间，耀武扬威地将他抬到山上，他们不时地朝天鸣枪以示欢庆。整个村庄都回荡着他们的欢呼声和枪响声，风渐止，又恢复了一派晴空万里。

即便母亲现在处于痛苦中，但一回想起那个得意的时刻，她心中便充满了骄傲。她看上去又像是活在了梦境中一般，被那些熙熙攘攘的年轻人包围着就像是身在云间似的，身边是她那稚气未脱的保罗，当那些强健的男人恭敬地向他弯下身时，他的

脸庞亦人亦神。

他们不停地往高处走去。脊坡最高、最空旷的地方燃起了烟火，火焰像红色横幅般溢了出来，背后衬着黑色的云朵，火光倒映在灰色的村庄和翠绿的山边，以及有怪柳和老树铺路的小径上。

人群继续向上走着。在广场的矮墙那边，倚着一群人，男人戴着帽子，女人裹着的头巾拖着长长的镶边，他们脸上都充满了期盼。那些孩子眼中闪动着不同寻常的兴奋与快乐，在山脊处，男孩们的影子连着烟火，看上去就像是站在不远处的黑色瘦削的恶魔一般。

顺着教堂洞开的大门处，烛光在颤抖着，就像风中自恋的身影一样；钟声响彻云霄，就连浅银色天际的浮云都好像要聚拢到钟楼上去看个真切一般。

人群中忽然爆发出高呼来：“他来了！他来了！……他看上去就像是个圣人！”

保罗身上丝毫没有圣人的踪迹，不过，他倒是有着绝对冷静的气场：他沉默不语，对于人群的欢迎甚至都未加注意，他丝毫不受影响，紧抿着双唇，眼睛望着地面，眉头微皱起来，就仿佛是眉毛太重了似的。当一行人抵达广场时，迎接的人群忽然将他们围住，母亲看到保罗摇摇欲坠，一个男人

立刻伸手扶了他一把，保罗很快就恢复了平衡并迅速走进教堂，他在圣坛前跪下身来，吟诵起了晚祷。

女人们以哭泣声作为附和。

可怜的女人们虽然在哭，但那都是开心的眼泪，泪中带着爱与希望，以及对另外一个世界快乐生活的向往，母亲此时纵使悲伤，但仍觉得她们的眼泪滴在心上如同止痛膏一般。她的保罗！那是她的爱、她的希望，以及她对无上快乐希冀的化身所在！现在恶灵要把他带走，她却无能为力地坐在楼梯底就好像坐在井底一样。

母亲觉得自己快窒息了，她的心重似沉石。她站起身来才勉强得以呼吸，爬上楼梯后，她将手中的灯高举起来以便环顾自己的小房间，一张木床挨着一个长了蛀斑的衣橱，算是房内的一家一当了。这间房给下人住还差不多——不过母亲也从来没奢望过日子会有多好，她唯一的财富就是身为保罗母亲的荣耀。

母亲来到保罗的房间，白色的墙壁，狭窄圣洁的床。这个房间简洁得就好像是女孩的房间。保罗喜欢安宁、静谧、有序，他窗前的书桌上总爱放一瓶鲜花。但近来他却什么也不在意了：抽屉和衣橱

的门四敞着，书被散落在椅子上甚至是地板上。

他外出前梳洗用的水中散发着深重的玫瑰香味，神父服被随意地扔在地上，看着就像是保罗被瓦解的影子。面前的景象和空气中的味道唤起了母亲的注意，她捡起外套，不懈地想着她会强大到足以让自己儿子振作起来的。接着她整理起了房间，踩着她那厚实的农民鞋咔嗒咔嗒地来来回回走着。她把皮椅子推到桌边，保罗通常都坐在这张椅子上读书，椅子的位置放得很好，就好像听从母亲的命令在自己的位置上等着即将归来的主人一样。然后母亲转身来到窗边挂着的小镜子前……

在神父的家中镜子是禁物，身为神父必须抛却形体。就这点来说，至少那位老神父遵守了这条规定，人们在路过时，曾从敞开的窗户间看到他在刮胡子，他用一块黑色的布盖住窗格，然后通过窗面反射来刮胡子。但保罗却不同，他很迷恋镜子，就像是在深井中有一张脸冲着他在微笑，引诱他毁灭一样。现在，镜子里映出的是母亲那张写着鄙视的脸孔与充满威胁的双眼，母亲心中怒火狂升，她从挂钉上拽下了镜子。然后她把窗户四敞开来，好让风将房间净化一下，桌上摆放的书本和纸张仿佛有了生命，扭动着转着圈飞向各个角落，风将床单的边缘吹出波浪来，灯里的火焰闪烁着几乎熄灭。

母亲将地上的书和纸张拾了起来，重新放回到桌上。紧接着，她注意到摊开的《圣经》上画着的那幅彩画正是她极其仰慕的，她低头凑近细看起来。画上画的是在春天的田野里，好牧人耶稣正在给他的羔羊喂水。在蓝天绿树间，可以看到远处的一座城市被夕阳的余晖染了一层红光，那是一座神圣的城市，救世之城。

保罗曾经每晚苦读到深夜，山上的星星探望着他的窗口，夜莺为他唱着哀婉的歌曲。母子俩第一年来到村里时，保罗常会提到想离开这里回到世界，然后保罗就像如梦初醒般在这个位于山脊阴影处和树语絮絮的地方住了下来。转眼七年韶华逝去，他的母亲从未说过要搬走的话，因为他们在这个小村庄住得很开心，这对母亲来说便是世界上更美好不过的事了，她的保罗既是这个村庄的救世主又是它的君主。

母亲关上窗后又把镜子挂了回去，镜中的她容貌苍白而憔悴，视线被泪水所模糊。她再次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没错。母亲径直朝着挂在跪凳上方的十字架走去，她将手中的灯高高举起以便自己能看得更清楚些。黑暗中，她借着灯看到了墙上的基督，瘦瘦的、赤裸的身子在十字架上拉伸开来，低着头聆听她的祈祷。热泪沿着母亲的面颊滴落到她裙子

上，重得就好像血一样。

“神啊，拯救我们吧！求你拯救我，只救我也好。面无表情而无情的你，头戴美如野玫瑰的荆棘王冠的你，凌驾于我们可怜的情感之上的你，拯救我们吧！”

母亲匆匆走出房间，下了楼。经过窄小的餐厅时，昏昏欲睡的苍蝇被灯光惊得嗡嗡地团团转。屋外传来瑟瑟寒风吹动枝条的声音，雨点敲击在小小的天窗上，然后滴落到厨房里，在那里，母亲正站在壁炉边，把当晚烧烬的炉灰聚成一堆。即使站在壁炉边，母亲仍感觉到风仿佛从每条缝隙钻了进来似的，厨房狭窄低矮，被烟熏黑的梁柱支撑着不均匀的天花板，身处其间的母亲感觉就像是坐在暴风雨中左摇右摆的小船里一样。虽然母亲已经决定等儿子回家后就开始作战，但她还是犹豫着试着说服自己她其实弄错了。

母亲觉得上帝让她如此悲痛是件不公平的事，回忆往昔点滴，她试图找出导致她目前不幸的原因所在，但她过去的日子既辛苦又干净，就像她颤抖的指间握着的念珠一样。她并没有做错任何事，除了有些偶尔在脑海闪过的念头。

她再次回忆起自己的孤儿生涯，她在家得不到善待，村里的其他人也都对她不好，她要光着双

脚干苦力，头上顶着沉重的负担去河边洗衣服或是把玉米运去磨坊。有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也是她的一位亲戚，在磨坊干活，每次她去磨坊时，如果没有别人在，这位亲戚都要跟她走进灌木丛在桤柳林内强吻她，他用硬胡子把她脸戳得生痛生痛的，还弄得她一身的面粉。当她回家把这件事告诉同住的阿姨后，阿姨便不再让她去磨坊了。后来有一天，那个平常不踏进村庄半步的男人突然来到女孩的家门口说要讨她做老婆。家里其他人都嘲笑他，捶打他的后背并用扫帚扫着他外套上的面粉。但他对这些玩笑毫不在意，只是直直地注视着女孩。最后女孩答应了嫁给他，但她还是和自己的亲戚住在一起，只不过每天去磨坊看她的丈夫，丈夫天天都瞒着主人偷偷给她一些面粉。有一天，她装了满满一围裙的面粉打算回家时，感觉下面有什么东西。受到惊吓的她松开了围裙的裙角，面粉撒了一地。眼花缭乱的她不得不坐在了地上。她想大概是地震了，眼前的房子都在晃动着，道路忽上忽下的，她用力俯卧在了沾满面粉的草地上。然后她起身狂笑着飞奔回家，同时也满怀忐忑，因为她知道自己怀孕了。

保罗还没学会说话就没了爹，她无论在哪里，

他那双明亮的眼睛都会跟着她，她为她那死去的丈夫服丧，那是个待她很好的厚道的老男人，除此之外便别无其他了。她的悲伤很快就得到了抚慰，一位表亲提议让她一起去城里效力。

“这样一来你就有钱供你儿子了，等他再大点你可以送他去读书。”

于是她开始为了儿子而工作和生活。

在放纵快乐这件事上她既无时机又无意愿。主人与仆人、农民与城里人，都想抓住她，就像她那位老亲戚在桤柳林内那样。男人是猎人，而女人就是他的猎物，她幸运地逃过了所有的圈套，一如既往地保有着纯洁和美好，因为她那时就已经视自己为神父的母亲了。可现在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惩罚，哦，上帝呀！

母亲垂着疲惫的头颅，眼泪从她面颊滚落下来，落在她膝间的念珠上。

她渐渐犯起困来，思绪中漂浮着混乱的记忆。她觉得她正待在神学院那宽敞温馨的厨房里，她在那里当了十年的老妈子并成功地让保罗入学就读。黑色身影安静地在外面的走廊上走来走去，她能听到那些没人看管的男孩玩得尽兴时压抑的笑声。累得要死的母亲坐在窗外，敞开的窗户外面是幽暗的庭院，她的膝头放着掸帚，不过她已经累得连根手

指头都动弹不了了。在梦里，她也在等着保罗，他瞒着她悄悄从神学院溜了出去。

“他们发现后会立刻开除他的。”她边想边焦急地等着，直到院里悄然无声时，她才趁人不备地把保罗放进来。

突然她惊醒过来，发现自己正待在长老院那狭小的厨房里，风吹得她瑟瑟直抖，如同海上的船只一般，梦里的一切仍是如此鲜明而强烈，她能感觉到膝头放着的掸帚，还有走廊上互相碰撞着的男孩们那压抑的笑声。思绪跳回到现实中，母亲觉得保罗一定已经在自己熟睡时回来了，这样一来就能顺利避开她的注意。不过事实上，所有的嘎吱声和摇晃声都是风惹出来的，母亲听到屋内有脚步声：有人正在从楼上走下来，穿过底楼的房间，来到了厨房。当一位个子矮矮胖胖的神父出现在她面前时，她觉得自己现在可能还在做着梦。那位神父下巴上的胡子已经有一周没刮过了，他站在母亲面前，面带微笑注视着她。他嘴里仅剩的几颗牙全都因为抽烟太多而变黑，他那浅色的瞳仁里透着伪装的凶猛劲，但母亲能看出他眼中实际上是透着笑意的，母亲立马明白过来，他就是那位前任神父——不过她倒并没有觉得怎么害怕。

“这只不过是梦。”母亲告诉自己道，但事

实上她知道她这样说只不过是给自己打劲罢了，这里并没有什么幽灵，眼前是个活生生的人。

“请坐吧。”母亲边说边将小凳子移开，让对方能在壁炉前坐下。那人坐了下来，微微提起他的神父服，露出一双退了色的蓝色破袜子来。

“你反正也坐在这里无所事事，不如给我补一下袜子吧，玛丽亚·马达莱娜，我身边没什么女人伺候着。”他简单明了道。母亲心中暗想：“这就是那位声名狼藉的神父吗？这说明我还在梦里。”

于是母亲试着让神父露出脚来。

“要是你都死了的话，哪里还用得上袜子。”她说。

“你怎么知道我死了？恰恰相反，我正活生生地坐在这里呢。之前我一直试图把你和你的儿子赶出我的教区。你们到这里来可真不是什么明智之举，让你的儿子去子承父业有多好。偏偏你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想以女主人的身份回到这个你曾当过用人的地方，现在等着瞧你会有什么报应吧！”

“我们会离开的，”母亲的语调谦卑而伤感，“实际上，我是想走的。无论你是人是鬼，都请你耐心等上两天，我们会离开的。”

“你们能去哪儿？”老神父问道，“无论你们去哪儿都是一样的。听听明眼人的意见吧，让你的

保罗跟随自己的命运去认识那个女人吧，否则降临在我身上的事也会降临到他身上。在我年轻时，我对女人和玩乐全都一无所知。我只知道要去天堂，我没有意识到天堂就在这个世界上。当我意识到时，一切都已经晚了。我抬起胳膊也摘不到树上的果子了，我渴了想喝些溪水也蹲不下身子了。于是我开始喝酒、抽烟、和当地的无赖玩牌。你口中的这些个无赖，我管他们叫诚实的家伙，他们知道人生要及时行乐。有这些人陪在身边的一大好处就是，身边会弥漫着那么一点点温暖和快乐，这就像在节日时有一群小男孩陪在身边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这些家伙天天都像过节，而且他们比小男孩更快乐也更无忧无虑，那些男孩子可是总忘不了很快就得回到学校去这件事。”

当老神父喋喋不休时，母亲心中想着：“他说这些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我遗弃我的保罗，由着他自甘堕落下去。魔鬼是他的朋友和他的主人，我必须当心才是。”

想虽然是这样想的，但她轻易就听进去了他的话并几乎赞同起来。尽管母亲努力挣扎，却还是觉得保罗应该“享受一下节日”，出于本能，她那颗慈母的心立刻就为儿子寻找起借口来。

“或许你说得没错，”她声音中徒增了几分伤

心和谦卑，不过目前为止仍有部分是假装的。“我只是一个又可怜又愚昧的女人，我懂得又不多，不过有一件事我很肯定，那就是神送我们来这个世界就是让我们受苦受难的。”

“神送我们来这个世界是让我们享受来的。他会惩罚那些不懂享受的人遭受苦难，这才是真相，你这个蠢女人！神把这个世界创造得如此美好，就是让男人高兴的，要是他不明白这道理那才叫糟糕！不过我干什么要费事解释给你听——我要做的就是把你们赶出这里，你和你的保罗要是不走，那接下来你们可有得受了。”

“我们会走的，你不用担心，我们马上就会走的。我可以向你保证，因为我也是这样希望的。”

“你说这些只是因为你害怕我。但其实你根本不用害怕。你觉得是我阻止了你前进的脚步，让你的火柴划不亮来着。可能确实是我捣的鬼，但这不代表我想伤害你或是你的保罗。我只想让你们离开。不过记住，要是你说话不算话，你会后悔的！好吧，下次再见时我会提醒你的。还有，我会把我的袜子留下来给你补。”

“很好，我会帮你补好的。”

“那么闭上你的眼睛，我可不想让你看到我光着双脚的样子。哈哈！”老神父边笑边用脚蹭下鞋

来，然后弯腰脱下袜子，“无论他们怎么中伤我，至今还没女人见过我光着脚，可不能让又老又丑的你破了例。这里一只袜子，还有这里一只。我很快就会回来拿的……”

母亲睁开双眼，她发现厨房里除了自己，只有风在身边呼啸着。

“哦，神哪，好一场梦！”她叹息着喃喃自语道。不过她还是弯腰找起袜子来，她觉得她听到幽灵微弱的脚步声传过了厨房，消失在关闭的门外。

### 第三章

当保罗离开女人的屋子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草地上时，他敏锐地感觉到风中飘着什么活着的幽灵般的东西。在他热烈的爱情之梦过后，那东西追击着他，让他一次又一次身陷寒冷中。当那东西把保罗的外套吹起吹落时，保罗颤抖了一下，觉得那就像是女人热情的拥抱。

当保罗来到通往教堂的转角处时，狂暴的风迫使他停了一会儿，他低下头，一只手按住帽子，另一只手拉紧了外套。无法呼吸的保罗只觉得天旋地转，这感觉一如遥远的某天，他母亲年轻时从磨坊离开时的感觉。

混合着兴奋与厌恶，保罗感觉自那一刻起有件糟糕又美好的事在心中滋生起来。他平生第一次那么清晰无误地感觉到他如凡夫俗子般爱恋着爱格妮斯，而这份爱令他备感自豪。

几小时前他还错以为自己和爱格妮斯之间是纯粹的精神恋爱。但他不得不承认是爱格妮斯先把目光投注在自己身上的，从最初相遇时，她的眼睛便向他寻找着帮助和爱。渐渐地，保罗为爱格妮斯所吸引，他对她心生怜意，她那挥之不去的孤独处境让他们彼此靠近。

当爱格妮斯和保罗双目相交时，两人的手也在寻找着彼此，那一晚他们接了吻。保罗那静静流淌了许多年的血液现在像液体的烈火般从他的血管内奔流而过，软弱的肉体臣服了，汹涌的爱意取得了胜利。

爱格妮斯曾建议保罗两个人秘密私奔，要么一起离开村庄要么死在一起。当时正沉醉其中的保罗答应了她的提议，他们在当天晚上再次碰面商定他们的私奔计划。但现在他回到了外面的现实世界中，风好像要将他剥得一丝不挂，撕掉他自欺的面具。保罗悄无声息地站在教堂门外。他冷得都快结冰了，感觉就像是光着身子站在村庄正中央，而他那些因疲倦而睡得正香的可怜的教民们正在梦中看着他，他赤裸着的身子，泛着罪孽的黑。

但保罗的脑袋里仍在想着与那位女士私奔的最佳方案。爱格妮斯告诉他说，她拥有很多的钱……然后他突然觉得自己必须立刻回到爱格妮斯那里并阻止她。实际上保罗是来到了爱格妮斯家的墙外，在他母亲曾经站过一会儿的地方，然后绝望地转身离开并跪倒在了教堂的门前，他以头碰门，低声呐喊着：“哦，神哪，救救我吧！”保罗跪在地上时，他那黑色的斗篷被吹起到肩头，就像一只被钉在门上的秃鹰一样。

保罗的灵魂激烈地交战着，比高山上涌起的风还要肆虐，这是盲目的肉体直觉对抗精神统治的最强交战。

过了一会儿，保罗站起身，仍不知道精神和肉体谁是赢家。不过他的思绪却清楚了不少，他认清了自己的动机，自我坦白着他最害怕的并不是对神的敬畏和爱，也不是什么弘扬教法和对罪孽的仇恨，他最害怕的是一段丑闻就此大白于天下。

他如此毫无慈悲地揭穿自己并仍然希望能得到拯救。但在保罗心底深处，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就此与爱格妮斯纠缠在了一起，她的影子将浮现在他家中，白天他会和她并肩而行，夜晚在她黑色长发的缠绕下睡去。在保罗的懊恼和自责背后，更为深层而强烈的是一种在他内心深处萌动着的快乐，就像一团隐蔽的火焰在地下燃烧着。

保罗径直打开小长老院的大门，他察觉到厨房有亮光，穿过狭小的餐厅照进了入口的大厅。既而保罗看到了自己的母亲正坐在剩着一堆死灰的壁炉前，看上去就像是死尸一般，带着一种始终萦绕在心上的悲痛感，保罗立刻明白了一切。

他顺着那缕亮光穿过狭小的餐厅，在厨房门外停了停，然后走到了壁炉边，他伸出手来好像以此来防止自己会倒下一般。

“你怎么还没睡？”保罗漫不经心地问道。

母亲抬头看他，她那惨白的脸上有着梦游般的表情，尽管她镇定而安静，近乎严厉。当她的双眼望向保罗时，保罗试图回避她的目光。

“我在等你，保罗。你去哪儿了？”

直觉告诉保罗撒任何一个字的谎都会让一切成为闹剧，但他不得不对母亲撒谎。

“我和一位病人在一起。”他飞快地答道。

在那一瞬间他低沉的嗓音似乎驱散了那个关于恶魔的梦，但仅仅是一瞬间罢了，母亲的脸色因喜悦而变了形。很快阴影又重新落回到脸上和心上。

“保罗，”她温和地唤道，双眼因为羞耻而垂下，但对于想要说的话她却并没有迟疑，“保罗，到我身边来，我有些话要对你说。”

尽管保罗并没有向母亲靠近，但母亲仍低声说了起来，就好像是在与保罗耳语一般：“我知道你去了哪里。你在晚上出去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今晚我跟着你而且看到你去了哪里。保罗，想想你自己都干了些什么吧！”

保罗没作声，就好像没听到似的。母亲抬起双眼注视着高高直立在自己面前的儿子，他脸色苍白得如同死了一般，灯光在他身后的墙上映出他的影子来，静止不动就像被十字架刺穿了一样。母亲多

希望儿子能大声斥责自己来捍卫他的清白。

但保罗仍记得自己跪在教堂门外恳求灵魂的帮助，现在神听到他的呐喊，让他的母亲来拯救他。当时保罗很想在母亲面前弯腰跪倒在她膝头，并恳求她带自己离开这个村子。但同时他又觉得恼羞成怒，他为母亲发现了自己的弱点而觉得丢脸，母亲的监视和跟踪则令他怒火升腾。但他又为自己带给母亲的悲伤而痛心。然后保罗忽然想起他不仅要自我拯救，还要拯救颜面。

“母亲，”他边唤边走向母亲并将手放在母亲的头上，“我说了我是和病人在一块儿。”

“那间屋里没什么病人。”

“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得待在床上。”

“既然如此，那看来你比你去看望的那个女人病得还要厉害，你必须得照顾好你自己。我虽然是个无知妇人，但我是你的母亲，我告诉你，罪孽这种病比任何病都要可怕，因为它残害的是灵魂。再说，”母亲边说边握住保罗的手，将保罗拉到自己面前以便他能听得更清楚些，“你要拯救的不仅是你自己，哦，神的孩子啊……你得谨记你不能毁了她的灵魂……也不该给她的人生带去伤害。”

原本弯着腰的保罗听到母亲的这些话后又直起身来，就像是钢丝弹簧一样。母亲的话将他割得体

无完肤。这些话说得没错，在他离开爱格妮斯后这段混乱的时间里他一直只考虑着自己。

保罗试图从母亲那里抽出手，母亲的手又粗又冷，她抓得那么强势以至于保罗感觉自己是个被捕了要送进监狱的家伙一般。接着保罗又想到了神，抓住他的人其实是神吧？所以他必须认命，他感觉罪有应得的犯人无论怎么反抗和拼命都没有逃跑的可能。

“你少管我，”他漠然道，用力抽回了自己的手，“我已经不是小男孩了，我分得出好坏！”

“不，保罗，你根本看不到自己错在哪里。如果你能知道的话就不会这样说话了。”

“那我该怎么说话？”

“你不会这样大喊，但你会向我保证你和那个女人之间什么事也没有。但你没那么说，因为你不可能本着良心说出这些话来，所以你还是不说为妙。别再说了！我现在什么也没问，不过好好想想你吧，保罗。”

保罗没有作声，但他慢慢从母亲身边走到了厨房中间，等着母亲继续说下去。

“保罗，我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什么也不想说了。但我会和上帝谈谈你的。”

保罗突然跳回到母亲身边，他目露凶光的样子

就好像想攻击她母亲一样。

“够了！”他大声道，“你最好放聪明点，无论是对我还是对谁都别再提这件事了，那些假想的故事你自己留着吧！”

母亲站起身来，面容坚定而刚毅，她抓住保罗的手臂强迫他直视自己的双眼，然后他放开了保罗再次坐起身来，她的双手在膝头交握着。

保罗走到门口，又转身回到了厨房。屋外，风的呼啸声合着他衣服如女人裙子般的沙沙声，他穿着的袈裟是丝绸做的，他的斗篷同样选料上乘。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卷进了情绪的旋涡中，就连丝绸的沙沙声在他听来都像是在警告他，说他至此的人生都将陷入一个满是错误、轻贱和卑劣的迷宫中。屋外的风、年轻时漫长孤单的记忆、房里母亲悲恸的身影、他自己的脚步声、他落在地上的影子，所有这一切都在向他表述着什么。保罗来回踱着步，他踏上自己的影子想战胜并踩扁自己。他骄傲地认为自己并不需要什么神力的帮助，就像他曾恳求谁来拯救自己一样，然后这种可怕的骄傲很快就填满了他。

“快起来去睡觉吧。”他回到母亲身边，对她说道。不过他看到母亲并没有移动，她耷拉着脑袋就像睡着了一样，于是他弯腰靠近母亲，发现她正

在静静地哭泣着。

“母亲！”

“不会了，”母亲说话时一动不动，“我再也不会对你提起这件事了，无论对你还是对谁。但我不该再搅和进这个地方，我要离开小长老院和这个村庄再也不回来，除非你向我发誓再也不会踏进那家半步。”

保罗抬起身来，再次感觉头晕目眩，迷信的力量再次掌控了他，迫使他答应了母亲任何的要求，因为这是神在借母亲之口说的话。与此同时，他满嘴怀恨的话，他想冲着母亲吼出那些话来，想责怪并埋怨她把自己从他生长的那个村庄带出来将他送上了并不属于他的路。但这又有什么用？她甚至都不会懂他到底说了什么。好吧，好吧！他伸出一只手来，挥去了眼前的阴影，然后突然将手伸到母亲头上，想象着自己张开的指间有光芒在母亲上方亮起：“母亲，我向你保证我永远也不会再踏进那家半步。”

然后他马上离开了厨房，感觉所有的事情就此画上了句号。他得到了拯救。但当他在邻近的餐厅画着十字时，他听到母亲失声痛哭的声音，就好像在哭丧一样。

保罗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玫瑰的芳香，触目可及地散落在房内的各类东西让他联想到他的恋情来，充盈并赋予其色彩，再次震颤了他。保罗在房里没来由地走来走去，他打开窗，把头伸到窗外的风中，感觉自己就像那无数的被风卷起的树叶一样，那些树叶在黑色的阴影下，在明亮的月光下，沦为风与云的玩物。最后他抽回身并关上了窗，他用尽全力大声喊道：“让我们像男人一样吧！”

保罗将身子绷得笔直，麻木得就好像他全身都又冷又硬似的，他用骄傲将自己全副武装起来。他希望不再有肉体的感知，无论是奉献带来的喜悦也好、孤独引起的悲伤也好。他甚至不想再对神屈膝、聆听神的意旨、甘当神的奴仆。他对他人别无所求，他只想在这条直路上孤单而无望地走下去。他不想关灯上床，所以他坐下身来读起了科林斯《圣保罗的书信》：印刷字体和他的视线玩起捉迷藏来，它们忽大忽小，跳上跳下。为什么母亲会那样痛哭？哈，是了，她是想通了，她那颗慈母的心了解到了儿子身为凡人的痛苦——他放弃了生命的本质。

红色的波浪突然扑面而来，保罗抬起头，聆听着风声。

“我根本就没必要去发誓，”他自言自语道，

脸上浮现出可疑的笑容来，“真正的强者从不发誓。无论谁像我这样立下了誓言，他都已经准备好了打破自己的誓言，我就已经准备好了。”

保罗立刻意识到了内心的挣扎都仅仅只是开始，令他大吃一惊的是他起身到了镜子前，望着镜子里的自己。

“汝立于此地，汝乃神指定的男子，若汝未将自己尽数奉献于神，那恶魔之灵就将永世占据汝身。”

保罗说罢便摇摇摆摆地来到他那张狭窄的床边，他没脱衣服便一头栽进床里，眼泪潸然而下。他静静地哭泣着不想让母亲听到，连他自己都听不到自己的哭泣声，但他的心却在呐喊着，他的五脏六腑都因悲痛而拧成了一团。

“哦，神啊，你带上我，把我带离这一切吧！”

这些脱口而出的话让保罗如释重负，就像沉溺在悲伤海洋中的人找到了用以自救的木板一般。

保罗反思着这场危机。现在所有一切对他来说都已经清楚了，就像在太阳下看着窗外的景色一样。他是个神父，他相信上帝，他将自己的终生献给了教堂，并宣誓要忠贞，他就像个已婚的男人，

没有权利去背叛自己的妻子。他并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会爱上爱格妮斯并且仍然爱着她。或许他遭遇的是一种身体危机，二十八岁的时候，他沉睡着的年轻与血气方刚一下子苏醒过来，他渴望爱格妮斯是因为爱格妮斯和他同病相怜，她和他一样不再是青葱少年，没有自己的生活和爱情，爱格妮斯那个与世隔绝的家就如同修道院一般。

最初时，爱情乔装成了友情的模样。保罗和爱格妮斯陷进了一张由巧笑倩兮和明眸善睐所织起的网中，爱情绝对不会出现的想法将两个人拉到了一起。没人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过丝毫的怀疑。两个人的相遇无惧、无欲、无私情可言；但欲望一点点渗入到他们的爱情中，像井底静止的水池一般纯洁无瑕的感情顷刻间分崩离析。

当保罗深究自己的良心时，过往的事情都涌现在脑海中，他发现了事实真相。他知道从第一眼起，自己就开始渴望那个女人了，从第一眼起，爱格妮斯就已经占据了他的心房，之后的一切都不过是他自欺欺人罢了，是他用自己的双眼为自己寻找的辩护。

事已至此，保罗不能不面对真相；事已至此，因为男人就该受苦、就该去爱、就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并拥有她，然后再去受苦。善有善报，恶有恶

报，这就是男人的一生。他所有的反应都只是他心头痛苦的九牛一毛，现在他理解了那种痛苦的真正意义：放弃爱情、放弃爱格妮斯就是放弃生命，这是死一般的痛苦。既而保罗又想到了更多：“即使空虚和无用，那如果不放弃呢？当那因爱而起的快乐刹那而过时，灵魂又重新大权在握，对孤单的渴望就会比之前来得更强烈，待在这监狱般的地方就像是避难一样，凡夫肉胎就是这样。那他为什么要因为这种孤单而郁郁寡欢呢？他不是已经接受并忍受了这么多年了吗？这些年可都是他最美好的年华。即便他和爱格妮斯私奔后能结为夫妻，他就能如此这般永远不再孤单了吗……”

只是提到了爱格妮斯的名字，能与她生活在一起的念头已经让保罗极其兴奋地弹起身来。他想象着再次见到她对自己张开双臂，而也伸手将她拉到自己身边，她是如此地修长而柔弱，就像水中荡漾的芦苇；他在她耳边轻声说着甜言蜜语，脸上覆盖着她那头蓬松的头发，那么温暖，那香气就像是野生的藏红花。保罗用力咬着自己的枕头，他不断为她吟唱着《雅歌》[\(1\)](#)，当要分开时他告诉她自己明天还会来的，自己的母亲和上帝为此而悲伤让他觉得开心，自己在宣誓后懊恼、怀疑和害怕的感觉让他觉得开心，现在他可以不顾一切地回到爱格妮斯

身边了。

---

[\(1\)](#) Song of Songs , 《圣经·旧约》中的《雅歌》。

## 第四章

然后保罗越发冷静下来，他再次陷入反思中。

作为一个病人他至少欣然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于是他最起码也知道了这些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原因是什么，这同样令他释然，保罗像其母亲一样，开始回顾起自己以往的人生来。

屋外呼啸的风声混合着他人生最初那懵懂的记忆。保罗看到自己在庭院里，谁家的，他不太清楚，但可能这是他母亲当老妈子的那家人家，保罗此时正和其他男孩们在爬墙。墙顶边缘插着像刀一样锋利的玻璃，但这也无法吓退那些想爬上来俯望下面的男孩，就算会被割破手。事实上，受伤的同时他们会生出一种勇敢者的快乐来，他们互相炫耀自己的血迹并让血迹在胳膊下风干，在这种时候没人会注意到他们受伤的手。在墙顶他们除了街道什么也瞧不着，踏上这条街他们就能畅通无阻了。不过他们还是喜欢爬墙，因为大人们禁止他们这样做，他们会玩向路人扔石子然后藏起身来的游戏，这让他们既能感觉到大胆放肆带来的快乐，同时又体会到了被人所发现带来的恐惧。有个又聋、又哑、又瘸的女孩会经常坐在庭院后面的木堆上，她经常会望着他们，黑色的大眼睛里写着乞求和凶

猛。男孩们都很怕见到她，但他们并不敢戏弄她，他们甚至会小声说话，就好像她能听到一样，有时他们还请她一起玩。然后那个瘸孩子经常会疯了似的发出开心的笑来，但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的角落。

透过脑海中的画面，保罗再次看到了那双黑色的眼睛，那双眼睛的深处悲伤和渴望的光芒早已透了出来。保罗看到那双眼远远地待在他记忆的最下面，就像在那个神秘庭院的最下面一样，在他看来这双眼像极了爱格妮斯的那双眼。

然后保罗又看到了自己，他站在了那条自己曾向路人扔过石头的街道，不过在街道更远处的下面，在一条小巷的转角处，周围都是面目全非的老房。保罗的家就在街道和巷子间，那是一户家境不错的人家，屋子里全是又胖又严肃的女人。她们在黄昏时会紧闭所有门窗，除了其他女人和神父，从来没人会登门，她们经常会和神父开玩笑，不过都是有礼而谨慎的。

有一天，其中一位神父抓着保罗的双肩将他牢牢放在自己瘦骨嶙峋的膝头，用他那强健的手抬起保罗羞涩的小脸问道：“你真的想当个神父？”

男孩点头承认，神父赠送了他一幅神圣的画并

友好地拍了他一下，保罗留在房间一角聆听起了神父和女人们的谈话。他们辩论阿勒河的教区神父并绘声绘色地说着他是如何去打猎、如何抽烟并不刮胡子的，但主教却犹豫着是否要对他下禁令，因为没有哪个神父愿意把自己的一生葬送在那个偏远的山村里。而且那位放浪形骸的现任神父放言说，要是有人敢来把他赶出他的地盘，他一定会阻止那个人并把他丢进河里。

“最麻烦的是阿勒河有那些笨蛋还依附那个男人，尽管他们很害怕他和他的巫术。他们中有一些人竟然还真的相信他是个伪基督徒，那些女人全都宣称会帮他绑起他的继任者并把他扔进河里。”

“你听到了没，保罗？如果你成为了一名神父并打算回到你母亲的村庄，你就得提心吊胆一辈子！”

冲保罗开玩笑的女人名叫玛瑞莱娜，她是保罗的负责人之一，当玛瑞莱娜把保罗拽到自己面前替他梳头时，她胖胖的肚子和柔软的胸脯总让保罗觉得这女人是用垫子做成的。保罗很喜欢玛瑞莱娜，玛瑞莱娜的身躯虽然肥硕但却长着一张精致漂亮的脸蛋儿、粉扑扑的面颊和温和的棕色眼睛。保罗常常像望着树上成熟的果实一般望着玛瑞莱娜，而这个女人可能就是保罗的初恋。

既而保罗去了神学院。母亲和他是十月的一天清晨到达的，当时天空湛蓝，所有东西都飘着新酿葡萄酒的香氤。道路陡然而上，山顶是个连通神学院和主教楼的拱门，这门就像是一幅巨大的画框，里面镶嵌着的风景画上有阳光灿烂的农舍、树林和花岗岩台阶，画面底端是大教堂的塔楼。主教楼前的鹅卵石间长着茂盛的青草，几个男人骑马而过，那马腿上毛很密，脚上的马蹄铁熠熠生辉。保罗会注意到这些是因为他害羞的目光一直都望着地面，他觉得自己有些丢人，也觉得自己的母亲有些丢人。是呀，为什么不一次坦白个痛快？他总是或多或少地觉得他的母亲很丢人，因为她来自一个全是愚昧穷人的村庄，干着老妈子的活儿。直到后来，很久之后，保罗才克服了这种卑贱感，拥有了足够的骄傲和信心。他越是对自己的出身莫名地感到不耻，就越是为后来自己取得的成就而感到光荣。他在神授意前就自愿来到这个不幸的小村庄，听从母亲的管制，尊重她那些极其微不足道的愿意，遵从她那种谦卑的生活方式。

保罗回忆起母亲在神学院的厨房当老妈子的那段经历——其实连老妈子都不如，她就是那个打杂的——这可谓是他年轻时最屈辱的一段记忆。尽管母亲是为了他才会去当老妈子的。有一天，保罗奉上

级之命前去坦白和恳谈，他亲吻了母亲的手并请求她宽恕自己所犯的错误。母亲那只在抹布上擦干的手闻上去有一股肥皂泡沫味而且皱巴巴的，就像是年代旧远的墙面一样，保罗为自己不得不吻这样一只手而觉得极其耻辱和愤怒，但他请求上帝宽恕他无法请求他母亲宽恕的罪孽。

上帝早就在保罗面前现过身了，在神学院那个潮湿的、冒着烟的厨房里，上帝藏在了母亲的身后：上帝无所不在，天地万物间皆有其踪影。

得意扬扬的保罗躺在他的小房间里睁大眼望着眼前的一片漆黑，踌躇满志地想着“我要成为神父，我要献身我主，成为上帝的化身”。想到这些时，保罗同样也会想起母亲，当他离开母亲身边见不到她时，他还是爱她的，并知道自己的伟大全都来自母亲，母亲没有送他去放羊或是让他像他父亲那样运装着谷物的袋子去磨坊，是母亲让他成为了神父，成为了一个有能力献身我主并化身为上帝的人。

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了人生的使命。他对这世界一无所知，他记忆中最明亮也最让他心潮澎湃的是那些宗教节日的典礼，现在所回想起来的这些事，让他从目前所有的痛苦中唤醒出了他心中那光明而喜欣的感觉，为他的心灵之眼呈现出一幅伟大生活

的画面。他还记得大教堂风琴奏出的旋律，圣礼拜典礼上的神秘感，这些都化作了此刻悲伤的部分，生与死的痛苦似乎从他的床上压下来，就如同压在墓地中的基督身上的人类的罪孽。

在那段日子里，当保罗第一次与女性有亲密接触时产生了一种神秘的躁动。现在回想起来，保罗觉得那就像是一场梦，不好也不坏，仅剩下陌生的感觉。

每个假期他都会回去探访那些小时候同住的女士们，她们迎接他时除了惯有的友好和兴奋外，还总是充满了敬意，就好像他已经是个神父了一样。当保罗望着曾让他脸红心跳的玛瑞莱娜时，他为自己当初的反应而感到讽刺，因为尽管他仍然喜欢着她，但他现在眼中看到的全是残酷的真相：她肥胖、松弛而且没什么身材。不过在看到她和她那双温柔的眼眸时，保罗的内心还是微微荡漾了一下。

玛瑞莱娜和她的姐妹们经常会邀请保罗参加她们的晚宴。有一次棕榈全日<sup>(1)</sup>时，保罗正巧到得有些早，那些女主人们正在忙着摆桌子并等着其他的客人，保罗信步来到小花园里，沿着外墙边的小道而行，白杨树覆盖着一层金色的树叶。蓝蓝的天空一片柔和，从东边的山脉吹来的微风混合着温软的空气，远处的杜鹃鸟正在鸣叫着。

正当保罗孩子气地踮起脚尖想接一滴从杏树上滴下的树脂时，他忽然看到一双绿色的大眼睛从花园另外一面墙那里朝自己望过来。这双猫般的眼睛属于一个女人，她正蜷坐在小路尽头那个黑色门口的台阶上，她的动作就像猫咪一样。保罗现在还能清楚地回想起她的模样来，他甚至感觉自己正一边用手指去接着那滴软软的树脂，一边无法将自己着迷的双眼从她身上移开！保罗记得门上有一扇包着白边的窗户，窗户上是一个小十字架。

保罗还是个小男孩时就已经对门口和窗户了如指掌了，那个放在那里用以抵抗诱惑的十字架总是让保罗觉得很可乐，因为那个住在农舍的女人玛丽亚·帕斯卡是个失足女子。玛丽亚·帕斯卡的样子就好像还在眼前一样，她头上包着带边饰的头巾，露出洁白的脖子和她珊瑚色的长耳环，那耳环看上去就像两滴血似的。她将胳膊支在膝盖上，双手托着那张苍白而精致的脸孔，她一动不动地望着保罗，然后莞尔一笑，身子却没动。玛丽亚·帕斯卡一口皓齿和眼中隐隐透出的残酷让她看上去更像是只猫了。突然，她将手滑到了膝上，抬起的脸孔上表情似真似哀。一个大个子男人谨慎地沿小路而下并紧靠着墙影，刻意拉低的帽子挡住了他的面孔。

玛丽亚·帕斯卡飞快起身进了屋，大个子男人紧

随其后并关上了门。

保罗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在小花园里想着路边屋子里那两个单独待着的人时，那种可怕的亢奋感。那是一种心神不安的悲伤，一种不适感让他想单独待一会儿，像受伤的动物那样把自己藏起来。在用晚餐时，当其他的宾客谈兴正浓时，他却安静得有些反常。用完晚餐后他又径直返回到花园：那个女人正在花园里，她再次向外看着，姿势和先前一模一样。玛丽亚·帕斯卡所在的门口是一片阳光永远照耀不到的潮湿角落，她因为一直生活在阴暗下，所以看上去总是那么地白净而精致。

当看到神学院的学生时，她并没有闪躲，反而冲保罗露出笑来，可因为大个子男人的来到，笑容很快变成了悲伤。她对保罗大叫着，以一种和年轻男孩说话的口吻道：“我说，你愿意在周六来我家送祝福吗？去年那个来附近送祝福的神父拒绝到我家来。祝他和他那些鬼把戏一起下地狱！”

保罗没回答，他感觉想蹲下朝这女人扔石子，事实上他还真从墙上抽了块石头出来，不过他最后还是把它放回了原处并用手绢擦了擦手。但接下来的整个圣礼拜中，保罗在聆听着弥撒时，在参加宗教活动或在双手合十与其他神学院学生一起护送主

教时，他时不时就好像看到那个女人的双眸正注视着自己，直到一切变成真实的困扰。保罗想驱赶那个女人，那个如同被魔鬼操纵的女人，与此同时，保罗感觉恶魔的灵魂正以某种方式进入到自己体内。

在洗足仪式中，当主教向十二位乞丐（他们看上去像乞丐，其实是十二传道士）弯下腰时，保罗心里转动的念头是去年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六，有位神父拒绝了为那位迷失的女人送去祝福。而基督原谅了抹大拉的玛丽亚<sup>(2)</sup>。要是那个神父为那个迷失的女人送去祝福的话，说不定她就会改过自新。最后闪现的这一念头让保罗摒弃了所有其他的想法，在如今这个时候再去看当初，保罗意识到他的直觉是错的，那时的他并不了解他自己。不过就算他那时了解自己，他还是会周六的时候回到那条小路上去看望那个迷失的女人。

当保罗来到转角处时，他看到玛丽亚·帕斯卡并没有坐在门前，不过洞开的大门显示着她家并没有什么客人来访。保罗下意识地模仿起大个子男人，沿着墙边阴凉处的小路走着，但他希望玛丽亚正抬着她那张认真而悲伤的脸朝他所在的方向探寻着。当保罗走到小路的尽头时，他看到玛丽亚正从屋子

另一边的井里打水，保罗的心立刻狂跳起来，眼前这个女人看上去就像是抹大拉的玛丽亚一样。玛丽亚在提起水桶时看到了保罗，她的双颊立刻红了起来。保罗此生再未见过比玛丽亚·帕斯卡更美的女子了。保罗察觉出对方想要逃走，但他太过害羞了，所以当玛丽亚手提水壶往屋里走时，她对保罗说的话保罗并没有理解，不过他还是跟着她进了屋，玛丽亚关上了门。狭小木梯的尽头是扇暗门，直通上面那间房，房里有扇窗，窗上悬着一个十字架用来保佑不受诱惑和侵害。玛丽亚在保罗走进屋子时，一把拿走了他头上的帽子，笑着将帽子抛到一边。

之后，保罗又去见了玛丽亚几次，但在他受到任命并发誓要忠贞后，他就必须与所有的女人都保持距离。在誓言的冰封中，保罗的感情似乎丧失了活力，当听到其他神父的丑闻时，他很为自己的纯真而自豪，他将自己与那个小道上的女人之间的经历视作一场已经痊愈了的病症。

在来到小村庄的头几年，保罗觉得他已经完全掌握了自己的生活，已经完全知道了自己该奉献些什么，苦难、屈辱、爱情、快乐、罪与赎罪，他就像那些老居士一样离开这个世界，一心等着上帝主宰的国度。现在，他突然透过一个女人的眼睛再次

看到了尘世的生活，最初时他竟然被隐蔽并错误地以为会这样一辈子。

爱与被爱，这不是上帝在尘世的国度吗？回忆往昔时，他觉得胸口胀胀的。哦，上帝啊！我们怎会如此眼瞎？我们应该去哪里才能找到光明？保罗知道自己是无知的：他的知识来自他一知半解的书本片断，所有《圣经》中最让他印象深刻的都是那些旧时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图片。保罗乃至对他自己和他内部的那些探寻都不予信任：他意识到他没有自知之明，他无法自我主宰，他总是在自我欺骗。

他的双脚走错了路。他是个秉性难移的男人，就像他的先辈——磨坊工人和牧羊人一样，他饱受痛苦是因为他无法遵从自己的本性。现在他回到自己最初对痛苦原因做出的简单而正确的诊断上：他不开心是因为他是个男人，却不能按照男人天性那样去过有爱、有乐趣的生活，然后人生在心满意足中自然结束。然后保罗发现尽享快乐过后徒留恐怖和苦恼，所以不是肉体发出想要生活机会的呐喊，而是囚禁在肉体内的灵魂渴望能逃离牢狱。在这些爱的终极时刻，灵魂越快速向上飞升，越是快速地跌回到牢笼里，但那片刻的自由足以让灵魂在囚禁结束、肉体轰然倒塌后，满足于一处快乐无限、自

我无限的地方。

最后，保罗露出黯然而疲惫的笑来。他是从哪里读来这些的？他肯定自己是在哪里读到过，因为他没有能生出新想法的自信来。但无须推理，真相经常是一样的，就像所有的男人一样，天下男人的心都是一样的。保罗以为自己和其他的男人不同，心甘情愿被流放能让他离上帝更近一些，或许上帝正是以这种方式在惩罚他，把他送回到男人中，送回到激情与痛苦中。

他必须起身追上他那条指定好了的路。

---

(1) 棕榈全日，复活节前的星期日。为宗教节日。

(2) 耶稣从其身上驱除六个恶魔的女人。

## 第五章

保罗发现有人在敲门。

他大梦初醒般从床上弹立起来，那种混乱的感觉就好像不得不出发上路并担心自己已经迟到了一样。但他试着站起后因为太过虚弱而不得不再次坐回到床上，他的双脚无力可施，仿佛在他躺着睡觉时被人从上到下打了一通一般。保罗头抵着胸蜷成一团，面对敲门声他只能以微微点头来回应。母亲没有忘记按保罗前一晚要求的在早上叫他起床：母亲沿着自己的康庄大道前行，她已经忘记了昨晚发生的事，还是像平时早上那样叫儿子起床。

是的，就像平时的早上。保罗再次爬起身开始穿衣服，他渐渐将自己拼凑到一起，身体在衣服下面僵硬而挺立。保罗打开窗，银色天际那鲜丽的光亮闪晕了他。山边的灌木林上，鸟儿正热闹地唱着歌，清晨的阳光下它们在枝头颤动着，充满了生气，风刮过，空气中响起教堂大钟的鸣动。

钟声召唤着保罗，他看不见所有外面的东西，而内心的一切又是他想逃避的：房间里的气息令他产生了生理上的困扰，而由此激发的记忆催促着他。钟声还在召唤着保罗，但他无法定夺是否要离开，他在房间里近乎气恼地踱着步。保罗望了眼镜

子然后撇开了头，但这样的逃避根本是徒劳；那个女人的身影映在他的脑海就如同映在镜子中一般，他可以将之粉碎成千百片，但每一片却仍然保留着那个完整的身影。

弥撒的第二遍钟声一直响着，召唤着保罗前往：他从这里走到那里，寻找着什么他找不到的东西，最后他坐在桌旁开始写起东西来。他开始吟起诗来，“幽径偶遇卿”什么的，然后他打个叉，把纸反过来写道：

“请别再寄望于我了。我们互相都将对方拖进了欺骗的网中，如果我们想要得到自由而不是深陷其中的话，我们就必须毫不迟疑地作出割离。我不会再来看你了，忘记我吧，别写信给我，也别试图再见我了。”

然后保罗下楼叫来了母亲，他看也没看母亲便把信递给了她。

“马上把信交给她，”他哑声道，“尽量亲手交给她然后马上离开。”

他感觉到母亲拿走了信并匆匆离开，那一刻，心中是如此地情绪高涨而如释重负。

钟声第三次响了起来，隆隆声响彻整个宁静的村庄，拂晓的银色光亮将山谷映上了一层灰色。沿着陡峭的山路而上，就如同从谷底往上爬一样，老

人们拄着由手腕上皮带套着的拐杖，女人头上包着厚厚的头巾，看上去头大身体小。当所有人都进入教堂后，老人家来到了前排紧靠着圣坛的扶手边，整个教堂都充满了尘土味，年轻的看守人安条斯摇晃着香炉，好让炉内的香气驱走老人身上的味道。圣坛附近渐渐飘起了浓浓的香味，在这间小教堂的其他地方都没有，棕色脸孔的看守人穿着白色袈裟和脸色苍白、身着红色锦缎制成的礼服的神父在珍珠似的薄雾间行走着。保罗和那个男孩都很喜欢这弥漫的烟雾还有香香的味道，所以用起来很是舍得。转身来到中殿时，神父双眼半合并皱起眉来，仿佛是烟雾阻挡了他的视线一般。很明显他是看到信徒为数不多所以心中不快起来，并等待着其他人的到来。事实上，后来也没来多少人，最后来的是母亲，保罗见到母亲后双唇一下子没了颜色。

这样说来，信已经递出去了，牺牲行为也已经完成了：保罗像死了一样前额淌出汗来，他举起双手祝圣着他不为人知的祈祷并奉上自己的肉体 and 鲜血。他仿佛看到了那个女人读他的信时因为悲痛而昏倒在了地上。

当弥撒结束时，保罗疲倦地跪倒在地上，他以单调的声音背诵着拉丁语的祷辞。会众应合着他，他感觉像在梦里一般，渴望将自己扔下圣坛，然后

像牧羊人睡在光秃秃的岩石上那样沉沉地睡去。透过香雾，保罗隐约看到她镜面壁橱里的那个小玛丽，人们相信那是个奇迹，那样子就像奖章上的贝壳浮雕一样是深色的且做工精细。保罗注视着那个小玛丽像，就仿佛自第一次看到过后，经过好长一段时间又再次见到了那般。他这期间都去了哪儿？他心如乱麻，无从回忆。

然后他突然举步转身开始对会众念起致辞来，他很少做这样的事。保罗用刺耳的声音说着方言，就好像他在斥责老人们一样，那些老人此刻正将他们长着胡须的脸戳在圣坛柱子间的扶手上好听得 clearer，女人们蹲伏在地上，有的好奇、有的害怕。看守人手中拿着一本弥撒书，长长的黑色眼睛扫了一眼保罗，然后转向民众并摇起头来，嘲笑着威胁他们不许缺席。

“是的，”神父开口道，“你们来的人数越来越少，当我不得不面对你们时，我都觉得丢脸，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丢了绵羊的牧羊人。也就星期天教堂里的人才多点，但你们的迟疑不决让我对你们的到来感到害怕，因为你们的信仰源自需要而非兴趣，就像你们换装或是休息一样。现在是时候觉醒了！我不期待有家庭主妇或是必须工作到日出的男人们每天早晨都能来，但年轻的女人、年长的男

人和孩子们，我现在本来应该能看到的那些人，现在却正站在自家门前迎接着日出，那些人原本都该来到这里和上帝一起开始新的一天，在上帝的家中歌颂他，并从必经的路上获得力量。如果你这样做的话，让你痛苦的贫穷将会消失，你会百毒不侵。现在是时候在清晨早起，每天洗漱好并换上衣服，而不是只在星期天这么做了！所以我希望你们所有人从明天起和我们一起祈祷，那么神就不会弃我们和这个村庄于不顾，他不会弃最狭小的巢穴于不顾；至于那些因病缺席的人，那么神就不会弃我们和这个村庄于不顾，他不会弃最狭小的巢穴于不顾；至于那些因病缺席的人，我们会为他们祈祷并希望他们能跟上我们。”

他迅速转身在房走了一圈，看守人也照做了，几分钟里，小小的教堂被一种紧张的静默所笼罩着，可以听到泥瓦匠在山脊后面工作的声音。然后一个女人站起了身，走向神父的母亲，她伸手搭上母亲的肩头弯腰低声道：“你儿子必须得马上去听国王尼哥底母的忏悔，他病得很严重。”

这话激起了母亲的伤心事，她抬眼寻找起说话的人来。她记得国王尼哥底母是一位极其出色的老猎人，他住在群山之巅的小屋里，然后她又问保罗是不是要攀山上去听忏悔。

“不，”女人轻声道，“他的亲戚会带他来村里的。”

于是母亲把事情告诉了在圣器收藏室里由安条斯帮忙脱衣的保罗。

“你会先回家喝杯咖啡，不是吗？”母亲问道。

保罗避开母亲的视线，甚至都没答复她，他装着正着急要去探望一位病中的老人。母亲和儿子深思的是同一件事，那封已经交到爱格妮斯手上的信，但谁都没开口说出来。保罗加紧离开了，母亲像木桩一样立在那里，看守人正忙着从黑色的衣橱中取出法衣来换下。

“如果我等他回到家喝完咖啡后再告诉他尼哥底母的事就好了。”她说。

“神父必须习惯一切。”安条斯边一本正经地说着边将头伸进衣橱的门里，然后他转身边干着活边如同自言自语般说道，“可能他是在生我的气，因为他说我太消极怠工了：但这不是真的，我向你保证这不是真的！我只有在看到那些老头儿时才会想笑，因为布道的内容他们连一个字都没弄懂。他们坐在那里张着嘴巴，其实什么也没弄懂。我敢和你打赌，那个老马尔可·帕尼扎想的是他真该在每天早上洗一下脸，他除了复活节和圣诞节从来都不洗

脸！你看着吧，从今天起他们每天都会来教堂，因为保罗告诉他们说要是这样做的话贫穷就会消失。”

母亲仍然站在那里，围裙下的双手交握在一起。

“是贫穷的灵魂。”母亲开口以显示至少自己是弄懂得的。但安条斯看她的眼神就和看那些老头儿一样，一副很想大笑的表情。因为他很肯定没人会弄懂得这些事，他很肯定没人会像他那样了解这些东西，他发自内心地了解四福音书<sup>(1)</sup>的内容并立志要成为一名神父，不过事实上他还是和其他的男孩一样淘气而且爱打听是非。

当安条斯将一切都布置得井然有序时，神父的母亲已经离开了，安条斯锁好圣器收藏室后穿过连着教堂的小花园，花园里迷迭香丛生，荒芜如墓地般。安条斯的母亲在村庄广场的角落开了个小酒馆，安条斯并没有直接回去那里，他来到长老院打听关于国王尼哥底母最新的消息，不过同时他来这里还有另一个原因。

“你儿子责骂我思想不集中。”他不安地重复时，神父的母亲正在做着儿子的早餐。“说不定他不会再让我当看守人了，说不定他想让伊塔里奥·帕尼扎当。但伊塔里奥不识字，我可是连拉丁语都

学过的。除此之外，伊塔里奥还邈邈得不得了。你觉得呢？神父会送走我吗？”

“他希望你思想集中，就这么回事：在教堂里大笑是不对的。”她严厉而庄重地回答道。

“他气坏了。说不定他昨晚没睡好，全是因为风。你昨晚有听到那风刮得多大吗？”

母亲没出声，她走进餐厅在桌上为耶稣十二信徒放了足量的面包和饼干。保罗可能碰也不会碰，但母亲这样帮他把东西端到桌上，就好像他肯定会开心地走进来并像在山上的牧羊人那样饥饿似的，她做一些事或许是想缓和一下自己的烦恼或让良心好过点，她感觉心越来越刺痛，那个叫安条斯的男孩还评论说“说不定他昨晚没睡好”，这让她越发感到不安。母亲来回踱着步，沉重的脚步声在安静的房间里回响着：直觉告诉她尽管显然一切已经结束了，可实际上一切才刚刚开始。保罗在圣坛讲的那些话她很清楚是什么意思，一个人必须在清晨早起梳洗好并前进，母亲走来走去，时坐时立，试着想象她正顺着真理在前进。她上楼为保罗整理好房间，但镜子和花香仍使她困扰和担忧，即使保罗保证说一切就此结束，他当时苍白僵硬得就像是尸体一样，望向她的眼神仿佛来自那受了诅咒的镜子深处，法衣挂在墙上，而他则毫无生气地躺在床上撒

着谎。母亲感觉内心相当沉重，好像有种内部的麻痹感在阻止她呼吸一样。

滑落在地上的枕头仍然很潮湿，那是夜晚保罗流下的眼泪和他滚烫的苦闷，当母亲拿干净的枕头替换掉这个时，她脑海中生出一个念头来，这还是她生平第一次会这么想：“为什么神父不能结婚呢？”

她想到了爱格妮斯有多富有，她拥有那么大的房子，还有花园、果园和田地。

然后，她猛然意识到自己的罪有多可怕，即使她只是想着玩玩，她快速抽走那个滑落在地上的枕头，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前进？是的，她自黎明起就在前进，但却才在路上刚刚启程。一个人无论走得有多远，他总是会回到相同的地方。母亲下楼坐在了安条斯身边，男孩一动不动，下定了决心等下去，就算等上一整天，他也要见见他的上司和他言归于好。安条斯静静地坐着，一条腿交叠在另一条腿上，双手握膝，他开口说起话来，语气不无责备：“你应该在他因为听那些女人的忏悔而耽搁了时间的时候，就把咖啡送到教堂去。现在这样，他肯定要被饿着了！”

“我怎么知道他会走得这么匆忙？看来那个老汉快死了。”母亲反驳道。

“我不这么认为。他的孙子想他死，因为他会留下一笔钱。我了解那个老家伙！我有一次和父亲一起进山时看到过他：他坐在阳光下的岩石上，身边有一条狗和一只驯鹰，周围全是死了的动物。神可没要我们这样生活！”

“那他要我们怎么生活？”

“他要我们活在人群中，耕种大地，不要藏钱，而是把钱分给穷人们。”

小看守人说话时带着一个男人的自信，神父的母亲受到了感动并露出微笑来。归根到底，安条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都是得益于保罗的教诲。是她的保罗教会了他们要向善、明智且远虑。只要保罗愿意，即使是顽固的老头儿和无知的孩子他也有办法说服他们。母亲叹了口气，边弯腰把咖啡壶拖到离通红的灰烬更近些的地方边开口道：“你说话的样子就像个小圣人，安条斯。但你是否会像你说的那样去做还有待成人后才能看出来，到时你是否会真的把你的钱分给穷人们。”

“我会的，我会把所有的一切都分给穷人。我会有很多钱，因为我母亲的小酒馆进账不少，我父亲是个守林人，也挣得不少。我会把我得到的一切都给穷人的：上帝告诉我们那样做，他会供给我们的。《圣经》说，乌鸦不播种也不收割，它们从神

那里得到食物，山谷里的百合穿得比国王还光鲜。”

“没错，安条斯，当一个男人单身时他是能那么去做，但如果他有了孩子呢？”

“这没什么不同。何况，我永远不会有孩子的；神父可不被允许生孩子。”

母亲的目光转向安条斯，他侧面朝着她，背对着敞开的大门和门外庭院光线明亮的背景，那是一个纯洁而轮廓坚强的侧面，有着深色的皮肤，头几乎如铜做的一般，长长的睫毛覆盖着大大的黑眼珠子。当母亲望着这个男孩时她都哭出来了，可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你真的确定你想成为一位神父吗？”她问道。

“是的，如果这是上帝的意愿。”

“神父不能结婚，假如有一天你想讨老婆了怎么办？”

“我不会想讨老婆的，因为上帝不允许。”

“上帝？可这是教皇发出的禁令。”母亲说道，男孩的回答让她有些吃惊。

“教皇是上帝在世间的代表。”

“但过去神父都有妻子和家庭，就像现在新教的神职人员一样。”母亲敦促道。

“那可不一样，”男孩越讨论越热烈，“我们不该娶妻生子！”

“但过去神父……”母亲坚持着。

但看守人所知甚详。“是的，过去神父的确能娶妻生子，但后来他们自行开了个会并决定反对这样下去；那些没有妻子没有家庭的年轻神父也是反对婚姻反对得最坚决的。因为本来就应该这样才对。”

“年轻神父！”母亲如同自言自语地重复着。“但他们对此还一无所知！他们可能会后悔，甚至可能误入歧途，”她低声补充道，“他们会找到原因并像老神父一样去争辩的。”

一个震撼抓住了她，她快速地四望着以确定那个鬼魂不在那里，却又立刻为自己所萌发的想法而忏悔。她甚至都不愿再去想这件事，并且非常不愿去想和那个东西相关的事。一切都还没结束吗？此外，安条斯的脸上挂着最深的不屑。

“这男人不是神父，他是魔鬼在尘世的兄弟！上帝将我们从他手中拯救出来吧！我们最好想都不要去想他！”他在画了个十字、恢复平静后又继续道，“作为忏悔，你猜他，你的儿子曾梦到过忏悔吗？”

男孩的说法伤害到了母亲。她希望能告诉他自

己的一些烦恼，从而为他的未来作出提醒，但同时，他的话语令她欣然，就好像这个纯真小伙子的良知在对她的良知进行赞扬和鼓励。

“那他，那我的保罗有没有说神父不结婚是对的？”她低着声问道。

“他没说的话，还有谁会这么说？他当然说那是对的，他没对你说吗？他很乐意见一位神父身边站着妻子，怀里抱着孩子！当他该去做弥撒时，他不得照看正在哭闹的孩子！开什么玩笑？你想想你的儿子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挂法衣的样子！”

母亲露出苍白的笑容，但她眼前一闪而过可爱的孩子在屋里奔跑的画面，她的心泛起痛来。安条斯大声笑了起来，他深色的眼睛和白色的牙齿在他棕色的脸孔上闪着光，但他的笑声中透着某种残忍。

“神父的妻子会成为笑话！当他们一起出去散步时，从背后看上去他们就像是两个女人！而如果他们住的地方没有其他神父的话，她会去对他忏悔吗？”

“一个母亲又能做些什么？我能向谁忏悔呢？”

“母亲可不同。你儿子会和谁结婚？说不定是国王尼哥底母的孙女？”

安条斯再次欢声大笑起来，因为尼哥底母王的孙女是村里最不幸的姑娘，又瘸又愚。不过他很快又变回了严肃的模样，但母亲并非出自本意地被迫说了出来，她温柔道：“就这个问题而言，还真有这么一个人，爱格妮斯。”

安条斯嫉妒地反对道：“她很丑，我不喜欢她，他也不会喜欢她的。”

母亲开始赞扬起爱格妮斯来，不过她用了最轻的声音，就好像怕被安条斯之外的任何人偷听到似的，而安条斯仍然双手握膝，有力地摇着头，他厌恶地伸出像一颗熟樱桃一般的下唇。

“不可能，不可能，我不喜欢她——你听不到我在说什么吗？她又丑、又傲、又老。除非……”

小客厅里响起脚步声来，他俩都立刻安静地坐在那里等待起来。

---

[\(1\)](#) 四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

## 第六章

保罗坐在桌前，桌上已经准备好了早餐，保罗把帽子搁在了旁边那张椅子上，母亲给他倒咖啡时，他冷着声问道：“信送到了吗？”

她点头，指了指厨房生怕男孩会听到。

“谁在那儿？”保罗问。

“安条斯。”

“安条斯！”保罗高声叫道，男孩转眼已经来到他面前，手中拿着帽子，站得就像是个小士兵一样。

“听着，安条斯，你必须得回教堂去确保稍后那个老人临终的事全都准备妥当了。”

男孩不出声，心中满是喜悦：这样看来，他不再生气了，而且也不会把他赶走找别人来代替了！

“等一下，你吃过东西没？”

“他才不会有东西可吃，想都别想。”母亲开口道。

“到那里坐下，”保罗命令道，“你必须得吃东西才行。母亲，给他些吃的。”

安条斯坐上神父的桌子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于是他不扭捏地坐了下来，不过他的心跳得却是飞快。他注意到自己的地位不知怎么的好像改变了，

神父和他说话的态度同以往不太一样，他也解释不清哪里不一样、又为什么会不一样，他只感觉到反正有所不同。安条斯抬眼望着保罗的脸，就好像自己第一次见他时那样，心情既害怕又喜悦。害怕混合着喜悦，连同感激、希冀以及自豪形成一种全新的感情充盈着他的心田，如同在一个挤满了温暖雏鸟的鸟巢中，小鸟们正欲展翅高飞。

“在两点时你必须去上课。这是得认真学习拉丁语的时候了；我必须得用新的语法来书写，现在用的已经过时了。”

安条斯停下了用餐：现在他满腔热情，积极地想去进行服务，不问原因或理由。神父含笑望着他，然后他的头转向了窗户，净澈的天空下是摇曳的树影，神父的思绪显然已经飘远。安条斯再次觉得要是自己被赶走的话，他的灵魂会毁灭。他拾去桌布上的碎屑，小心地叠好餐巾，把杯子全都拿进了厨房。他打算要清洗杯子，他会洗得很好，因为他在母亲的酒馆经常会洗玻璃杯，不过神父的母亲是不会让他洗的。

“到教堂做准备工作去吧。”她边低声说着边将他往外推。安条斯立刻离开了，不过在去教堂前他先去他母亲那里转了一圈，警告她母亲把屋子打扫干净，因为神父要去拜访她。

与此同时，神父的母亲回到了餐厅，保罗仍然懒散地坐在桌旁，面前放着一份报纸。通常，当保罗在家时，他会坐在自己的房里，但这天早晨，他担心自己会再去那里。于是他坐着读起报纸来，但他的心思却根本不在这上面。他想着那个垂死的老猎人，那个老猎人曾向他忏悔过他逃避与男人为伍，因为“他们本身是魔鬼”，男人们嘲弄地称他为国王，因为他们曾叫基督为犹太人。但保罗对老人的忏悔一点也不感兴趣，他想的是安条斯和他的父母，他想问问他父母，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在放任这个男孩自说自话地做着他盲目的神父梦。但其实就也只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保罗真正想的是能逃避自己心中的念想，当他母亲走进房间时，他低头看着报纸，因为他知道母亲能推测出自己的那些念想是什么。

保罗坐在那里低着头，但他不准双唇说出那些他想问的问题。那封信已经送出去了，他还想知道些什么？墓碑已经滚入了它该在的位置，但是，啊！压在他身上有多么地沉重，他感觉自己是那么活生生地被埋在了那块伟大的石头下面了！

母亲开始擦起桌子来，她把所有东西都后移到充作碗橱的柜子里，屋里如此安静，都能听到小鸟在灌木丛中的欢唱声和路边碎石机常规的敲击声。

这仿佛像是世界的尽头，最后一批活着的人类居住的地方便是这间小白屋，屋内是陈旧发黑的家具和铺了地板的地面，从高窗透出的青金色的光芒是水浪的波动，这光让这个狭窄的地方就好像是城堡地窖的牢房一样。

保罗像以往一样，喝完咖啡、吃完饼干后读着这个遥远而伟大的世界上所发生的新闻。外面的世界看上去和往昔的任何一天都没什么两样，但他的母亲却宁愿他像平时一样关门待在自己房里。但他为什么会坐在那里？他没问母亲关于交给她的那桩差事，也没问她把信给了谁。母亲端着茶杯走向厨房，然后又把茶杯端回到桌上并站在了那儿。

“保罗，”她开口道，“我把信交到她手上了。她当时人在花园里，穿戴得很整齐。”

“很好。”他答道，眼睛根本没离开过报纸。

但母亲不能就此离开，她觉得她必须要说出来，有些事比她儿子的意志更为强烈。母亲清了清嗓子，眼睛注视着她手上那个茶杯底上印着的日本地图，彩色的图因为咖啡颜色而变深。母亲开口道：“她当时正在花园里，她起得挺早的。我直接走过去把信递给了她，没人看见。她接过信看了一眼便抬头望着我，但她没有拆开信。我说：‘你没有答复是吗？’便转身走了，但她叫住了我说‘等

一下’。然后她打开了信，就好像要让我看到没有什么秘密，接着她的脸变得像纸一样。她对我说：‘你走吧，上帝与你同在！’”

“够了！”保罗尖声叫道，仍然没有抬眼看她，但母亲看到覆在他垂下的眼睛上睫毛在扇动着，他的脸变得和爱格妮斯一样苍白。当时，母亲觉得保罗快昏倒了，然后他的脸上慢慢有了血色，母亲也松了口气。像这种时刻真是很糟糕，但他们必须勇敢地去面对和克服。母亲开口说了些什么，至少是呢喃了几句：“看你都做了些什么，你怎么能这样伤害你自己还有那姑娘！”保罗闻声抬起头来，他晃动着后脑勺就好像要赶走脸上溢着的魔鬼般热情的血液一样，他怒视着自己的母亲，漫不经心道：“够了！你听到没？够了！在这件事上我拒绝再听到任何一个字，否则我就会做出你昨晚威胁过我的事：我会远走高飞。”

然后他快速地站起身来，没有走进自己房间而是再次离开了家。母亲走进厨房，她颤抖的手上仍然握着那个杯子，她把杯子放在了桌上，人倚在了壁炉的角落里，彻底垮了下来。她知道儿子从此将远离自己，即使他会回来他也不再是她的保罗了，而是一个被他恶魔般的热情所控制的可怜人，无论谁走过他面前的道路，他都会投以威胁的目光，就

像躺在那里等待着下手机会的贼一样。

实际上保罗更像是因为害怕而离家的。他匆匆离开家门不回自己的房间，因为他觉得爱格妮斯可能正偷偷地躲在房里等着他，她脸色苍白，手中还拿着那封信。保罗从家中逃出来就是为了逃避自己，但他同时也带走了他那比晚风更激烈的激情。他漫无目的地穿过草地，感觉自己像是什么没有生命的东西，肉体被甩向了爱格妮斯家的墙上，然后又被远远地反弹到了教堂前的广场上，在那里，老人、男孩和乞丐坐在矮栏杆前能坐上一整天。生怕他们知道自己来的原因，保罗在广场逗留了一会儿，和他们中的一两个人心不在焉地聊了两句，然后才踏上了村庄通往山谷的陡峭道路。在他所踏上的这条路上他什么也没看到，眼前没有什么风景可言：他的整个世界都已经天翻地覆，只剩下一堆残垣断壁，他由上向下望去，如同躺在悬崖边平地上的男孩向下凝视着无底深渊一般。

他转身再次向上爬向了教堂。村庄看上去几乎是一片荒芜；从花园围墙内探出一两枝结满硕果的桃枝来，一朵朵小巧的白云在九月净澈的天空上飘过，就像是一群安静的绵羊。从某一户人家中传出孩子的哭声来，另一户人家中传出的是寻常纺织机在纺织的声音。乡里的管卫，半是守门人半是警

察，同时也是村里的负责人，这块地方唯一的工作便是牵着大狗沿路溜达。管卫穿着退了色的蓝色天鹅绒猎户夹克和正式制服中的红条纹裤子，他的大狗红黑色相间，双目充血，体形介于狮子和狼之间，村里人和农民、牧羊人和猎人、盗贼和小孩子全都知道这条狗并且对它心存畏惧。管卫无论早晚都将这只猛兽带在身边，主要是害怕它会被关起来。当这只狗看到神父时，它开始咆哮起来，但主人一出声它立刻安静下来，耷拉下了脑袋。

管卫在神父面前停下身来向他行了个军礼，然后严肃道：“我今天早上去看望这个病人了。他体温四十度，心跳一百二。就鄙人愚见他那是腰部有炎症，他的孙女希望我能给他点奎宁。”管卫同时也负责教区的药品配给，他会去拜访，这让他看起来很尽职，让他自己觉得自己很重要，医生一星期才来村庄两次，他想象着自己能顶医生的缺。“但我说：‘姑娘，就我看来他需要的不是奎宁而是另一种药。’女孩开始哭起来，不过她没流泪；我要是判断错了那就让我去死吧！她希望我快去找医生来，但我说：‘医生明天星期天才会来，不过要是你真那么着急的话就自己找个人去叫他来！反正病人有钱让医生来看着他死去，他这辈子没花过钱。’我说得没错，不是吗？”

管卫严肃地等着神父的认可，但保罗却望着那条狗，它遵照主人的命令如此安静而驯服，他不由想到了自己：“如果仅仅用皮带就能拴住我们的激情！”然后他大声的心不在焉地说道：“噢，是的，他可以等到明天医生来再说，不过他病得很重。”

“那好吧，如果他病得很重，”管卫坚持着，对神父显而易见的不在乎的态度颇为蔑视，“最好是马上能去看医生。这个老家伙有钱，他又不靠救济过活。但他的孙女没听我的话，没给他吃我替他准备的药。”

“他应该先领圣餐。”保罗说道。

“你是在告诉我说病人应该领圣餐，即便他们没有禁食？”

“好吧，”神父终于失去了耐心，“老人家不想吃药，他紧咬牙关，不想吃任何和他无关的东西。”

“还有那个孙女，就我愚见，”管卫愤怒道，“她没权命令我这个官员，让我快去找医生来，就好像我是个用人一样！这又不是意外或什么必需医生正式到场的事，再说我还有别的事要忙。我得去浅滩边的小河那里了，因为我收到消息说一些施主的邻居在河里放了炸药来炸鳊鱼。请恕我失

陪！”

他又行了个军礼，用力拉起了他的狗。那只狗感觉到主人那隐忍的蔑视，摇着它残暴的尾巴阔步离去，它没有对神父咆哮，仅仅是转过头给了他临别一瞥，那野性的双眼中透着威胁的光亮。

为老人临终的涂油礼做好准备后，安条斯躲在榆树林荫下，倚着广场的矮墙，等待神父回来。当他看到神父走过来时，男孩冲进圣器收藏室，手捧白袈裟等着神父。准备工作几分钟完毕，保罗身着白袈裟和圣衣，手中握着装了油的双耳圆罐立在阴影中，与神父的黑白形象形成对比的是站在阳光下更为亮眼的安条斯。安条斯的脸上带着悲伤的严肃，因为他觉得自己很重要并想象着自己有着看护圣油的特殊职责。但这并不能阻止他在这个小规矩的仪式进行时看到老头儿们从矮墙上争先恐后地爬下来，男孩们都朝墙而不是朝神父而跪时会露出笑来。孩子们突然都站了起来并跟着安条斯，安条斯在每个门口都摇着铃告诫众人。狗吠叫着，纺织机停了下来，女人们将头探出窗瞧着，整个村庄都因为一种神秘的振奋而颤抖起来。

一个女人从喷泉处走了过来，将头上顶的那罐水放到地上并跪在了一旁。神父的脸色变得苍白起来，因为他认出那是爱格妮斯的用人，他被一种无

名的恐惧缠绕，双手不自觉地握紧了手中的银罐，就好像是寻找支撑一样。

当他们接近老猎人的住所时，随行的男孩越来越多。住所是一个由石头建起的两层农舍，在通往山谷的那条路稍后面的位置。屋子配有一扇没镶玻璃的窗户，前面的小院子周围环着一道矮墙，院里的地光秃秃的。屋子的门敞开着，神父知道穿戴好了的老人正躺在矮房内的垫子上，他立刻步入房内，为病人吟诵起了祷文，安条斯收起伞大声摇着铃用来驱赶孩子们，就好像赶苍蝇一样。但房间是空的，垫子上没人，可能老人最后同意了去床上或是垂死时被抬了过去。神父推开内屋的门，屋内同样空无一人，于是他疑惑地回到大门处，在那里他看到老人的孙女无力地走在路上，手中拿着个瓶子。她是去拿药来了。

“你爷爷人呢？”当女孩要进屋时保罗开口问道。她看了眼空空的垫子，发出一声尖叫，好奇的男孩们立刻聚到了墙边围在门口，努力拦着他们的安条斯陷入到与他们的混战中，直到保罗厉声让他们离开。

“他去哪儿了？他去哪儿了？”女孩边叫边从一间房跑到另一间房，最后一个加入到人群中的男孩双手插袋迈着散漫的步子，他不经意地问

道：“你在找国王吗？他去那儿了。”

“去哪儿了？”

“那儿。”男孩重复道，用鼻子指向山谷。

女孩沿着陡峭的道路匆忙向下跑去，男孩们紧随其后。神父让安条斯打开伞，沉默而严肃地返回了教堂，好奇的村民们聚成了一队，关于病人逃跑的消息传了开来。

## 第七章

保罗回到安静的餐厅，坐在桌旁等着他的母亲。值得庆幸的是，现在他们有些可以谈的东西了，比如国王尼哥底母的失踪。飞快地放下银色双耳罐和其他为仪式准备的东西，脱去身上的红色斗篷长袍，安条斯飞奔出去打探新闻。他第一次回来时报告的内容很是古怪，老人失踪了，他们说他的亲人杀了他从而占有他的钱。

“他们说他的狗和鹰冲下来把他带走了！”一些怀疑论者这样打趣道。

“我不相信是狗干的，”一位老人道，“但鹰倒像是真的。我记得当我还小时，有只鹰就从我们院子里叼走过一只很重的羊。”

安条斯接着又带回了更多的说法，老人是在去山上高原的半道上不支倒地的，他希望能死在山上。他因为发烧而最后一次昏迷时，让他有了虚构的力量，垂死的猎人像梦游般爬到了他渴望要去的地方，为了不吓到他和加重他的病情，他的亲人们陪着他，看着他安全地回到自己的农舍。

“现在给我坐下吃东西。”神父对安条斯道。

安条斯听话地坐在了桌旁，但他不忘先询问性地望了神父母亲一眼。她微笑着示意他照做，安条

斯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这个家中的一分子。这个天真的孩子还不知道，另两个早就对老猎人的话题感到厌倦无比的人只是害怕单独在一起。母亲捕捉到了保罗不安地移动着的双眼，仿佛用一种铁石心肠的悲观目光望着一些看不见的事物，心灵上投下了黑暗的阴影，他由全神贯注间回过神来，意识到母亲正在观察他，并察觉到他内心的悲伤。但当她把食物放在桌上时，她离开了房间没再回来。

阳光明媚的正午时分，风再次刮了起来，不过刮的是柔和的西风，风晃动着山脊上的树木，房间里溢满了阳光，光影随着窗外树叶的舞动而变化着，白色的云移过天际就像竖琴琴弦，掠过的风演奏出最温柔的音乐来。

充满魅力的时刻被一阵突然响起的敲门声打破，安条斯起身开门。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寡妇正站在门口，眼中闪着恐惧，她要求见一下神父。她的手正紧紧地牵着一个小女孩，女孩的脸小巧而苍白，黑色的发间系着一条红头巾。女孩拖拉挣扎着想努力挣脱，她的眼神锐利得像只小野猫。“她病了，”寡妇说道，“我希望神父为她念福音来赶走控制着她的邪恶灵魂。”

安条斯带着疑惑和害怕半开着门：现在不是让这种事打扰神父的时候，此外，这个正将身子扭向

一边，试图咬她母亲的手从而能逃跑的女孩的确让人感觉又可怕又遗憾。

“她被附身了，你看。”寡妇说时，脸颊因为羞愧而泛红。于是安条斯立刻让寡妇进了屋并帮她一起把女孩拉进来，女孩紧贴着门框竭尽全力地抵抗着。

神父听着整件事的过程，这个小受害人言行怪异已经有三天了，她总是试图逃跑，对所有的说教都充耳不闻，神父将女孩带到面前，握着她的肩膀检查起她的眼睛和嘴巴来。

“她是不是太阳晒多了？”保罗问道。

“不是的，”母亲小声道，“我觉得她是被邪恶的灵魂附身了。不，”她抽噎着补充道，“我的小女孩不再孤单了！”

保罗起身从他房里拿来《圣经》，然后停下身把书递给安条斯。安条斯将书摊开在桌上，保罗将手放在小女孩滚烫的头上，女孩跪地的母亲紧紧抱着她，保罗大声念道：“他们到了格拉森有古卷作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

苦。”

安条斯翻了一页书，他的双眼分心望了眼神父放在桌上的手。当说到“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时，他看到那手颤抖了一下，他飞快地抬眼注意到保罗的眼中含满了泪。安条斯被一种无法抗拒的情感所战胜，他跪在了窗边，仍然伸手碰着《圣经》。他心中暗暗想着：“他绝对是这世上最好的男人，他在读到上帝的话时哭泣了！”他没敢再冒险去看保罗，但他伸手拉着小女孩的裙子让她保持安静，虽然未尝不害怕那个附身的魔鬼从小女孩的体内被驱除后会进入自己的体内。

被附身的孩子不再乱动，她站得又直又僵硬，她消瘦的棕色的脖子伸得极长，她那头巾系着结的小下巴向前伸着，眼睛直直望着神父的脸。渐渐地，她的表情起了变化，她的嘴放松地张开着，就好像《圣经》上的话、风的细语和山脊上的树木形成了符咒。突然，她扯开安条斯抓着她裙子的手，在他身边跪了下来。神父的手仍然停在她头上，他用颤抖的声音继续读着：“魔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读到这里时，保罗停了下来，收回了手。小女

孩现在极其安静，她迷茫地将脸转向安条斯，万籁俱静中，《福音》那成功的言语融进了微风中沙沙的树声和路边碎石机的敲打声中无可闻之。

保罗承受着剧烈的痛苦。不是在他听到寡妇怀疑小女孩被恶魔附身的那一刻，而是因为他在读《福音》时心中没有信仰。唯一的恶魔正存在于他的心中，而这个恶魔是驱赶不了的。尽管曾经有那么一瞬间他感觉自己更为接近上帝了：“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他感觉三位信徒正站在他面前，他自己的母亲正跪在厨房，她不是因为他的权力而是因为他的极度悲惨才弯下腰来。当寡妇弯腰亲吻他的脚时，他快速抽回了脚：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谁又知道，恐惧令她对他产生了错误的判断。

寡妇因为羞辱而不知所措，当她抬起头时，两个孩子笑了起来，即便是保罗，痛苦也因为这样而稍有缓解。

“可以了，起来吧，”保罗道，“孩子已经安静了。”

他们全都站起了身，安条斯跑去为门外又在敲门的人打开门。来人是管卫和他那条狗，安条斯马上冲着管卫大声叫了起来，脸上洋溢着喜悦：“刚刚发生奇迹了！他赶走了妮娜·马西亚身上的恶魔！”

管卫不相信奇迹，他站得稍稍离开大门道：“那让我们给他们腾出逃跑的地方来！”

“他们会进入你狗的身体里。”安条斯叫道。

“他们进不了，因为他们已经在里面了。”管卫回道，他明明是在开玩笑，可表情却像平时一样严肃。他在房间门槛处停下身向神父行了个礼，即使是望向那位母亲时也没有表现出居高临下来。

“我能和你单独谈一下吗，神父？”

母亲退回到厨房，安条斯把《圣经》送到了楼上。当他下楼时，尽管仍沉浸在奇迹带来的兴奋中，他还是停下了身聆听起管卫在说什么：“我希望您能原谅我带这只动物进来，但它很干净，也不会惹什么麻烦，因为他知道它在哪里。”那只狗正毫无表情地站着，垂着眼竖着尾巴。“我来这里是为了老尼哥底母·巴尼亚，就是被昵称为国王尼哥底母的那位。他回家了，想再见面并接受临终涂油仪式。就我愚见……”

“老天！”神父不耐烦地呼道，不过当他想到去山上高原用体力消耗来去除这段时间折磨着自己的困惑时，他立刻满是孩子般的欣喜。

“好，好，”他飞快地补充着，“我要一匹马。现在路况怎样？”

“我会去找马并查看一下路况的，”管卫回答

道，“那是我的职责所在。”

神父给了管卫一杯喝的。按规矩，管卫从不接受任何人的任何东西，即使是一杯酒，但这次他感觉他的民用功能和神父的宗教功能是彼此的一部分，所以他接受了邀请。他喝了酒后，将杯中残留的一些洒在了地上（因为大地有权享用人类所享用的一切），然后用一个军礼表达了他的感谢之情。那条大狗摇着尾巴，用一种友好的目光望向保罗。

安条斯再次打开大门做好准备后，回到了餐厅等候命令。他对自己的母亲感到抱歉，她要在酒吧后面的小房间内空等一场了，小房间为了迎接神父还特地打扫过，还准备好了托盘用来装款待客人的玻璃杯。但职责大于一切，当天显然不可能再有什么拜访了。

“我该准备些什么？”他问道，模仿着管卫严肃的口吻。“我们要带伞吗？”

“你在想什么呢！我会骑马去，而你根本不需要跟着。不过也可以让你坐我后面。”

“不，我可以走，我不累。”安条斯急道，几分钟内他便准备妥当，手中拿着个小盒子，手臂上搭着红斗篷。就他看来，还是希望能带着伞，但他不得不服从上级命令。

正当他在教堂前门等候时，那些穿得破破烂烂

的顽童们全都聚集到了他们经常玩耍戏嬉的广场上，他们的焦点落在了安条斯身上，虽然好奇却不敢太过靠近，他们对安条斯手上的盒子既尊敬又害怕。

“让我们再靠近些。” 其中有人说道。

“离远点，否则我就放管卫的狗来对付你们！” 安条斯叫道。

“管卫的狗？怎么会，你都不敢靠近它十米以内！” 顽童们嘲笑道。

“我不敢？” 安条斯十分不以为然。

“对，你不敢！你以为你像上帝一样好是因为你正拿着圣油！”

“如果我是你，” 一个思想开放的年轻人提议道，“我会带着那个盒子逃跑，然后用圣油实施各种各样的法术。”

“闭嘴，你这马蝇！从妮娜·马西亚身上赶走的恶魔已经进入你们体内了！”

“什么？恶魔？” 男孩们齐声嚷道。

“是的，” 安条斯一本正经道，“就在下午时，神父从妮娜·马西亚身上赶走了恶魔。妮娜来了。”

寡妇牵着小女孩的手正从长老院走出来，男孩们飞奔上前，一瞬间这个奇迹故事已经传遍了整个

村庄。然后人们想起了第一任神父身上发生的一个情景。所有的人都集合到了广场上，妮娜·马西亚和她母亲站在教堂台阶的最高层上，妮娜坐在那里，瘦瘦的她皮肤是棕色的，绿色的眼睛，头上系着红头巾，看着就像是个原始偶像正接受着那些单纯轻信的乡下人的崇拜。

妇人们都开始哭泣起来，她们都想触碰这个小女孩。同时，管卫带着狗来到了现场，神父越过广场骑上了马背。人们立刻围绕在神父周围并排成队列跟在他身后，神父朝他们挥手并转向两边响应他们的欢迎，眼前发生的事所带来的烦恼比他的痛苦更甚。当他到达山顶时，他勒住马并似乎有话要说，然后他突然将马刺刺进马身上并飞快地往山下骑去。他绝望地渴望着能驰骋而去，逃离这山谷，迷失自我，去到某个宽敞的地平线能在眼前展开的地方。

风清新扑面，午后温暖的阳光照在灌木丛和矮树林里，河水倒映着蓝色的天空，水车轮溅起的浪花就像钻石一样。管卫牵着他的狗，安条斯抱着他的盒子冷静地下了山，他们充分了解着自己的职责所在，保罗勒住马缰绳安静地漫步而行。过了河以后，道路变成了一条小径，向上直通高原，小径的边缘是石块、矮墙、岩石和矮树，西风带着香甜

和温暖，浓重的香味像是一路上加进了百里香和野玫瑰的花香，现在又将它们再次撒向大地。

路口更加向上，当他在山角转弯时，村庄的景色从眼前消失了，世界仿佛只剩下风和石头，地平线上的白色水汽将天地连成一体。狗时不时地吠叫着，山间的回响声就好像是周围其他的狗对它的回答。

当他们走到半路时，神父让安条斯上马坐到自己后面，但男孩拒绝了，只是很不情愿地让出了盒子。直到这时他才得以和管卫谈话，不过这却是徒劳一场，因为管卫从没忘记他在自己的想象有多么重要。他不时地停下身来，煞有介事地皱着眉，将压到眼前的帽子往上拉了拉，以便他监视每一处的地形，就好像归他所有的世界正在遭受某种迫在眉睫的威胁。然后那条狗也会停下来，硬着它的四只爪子，嗅着风，从耳朵到尾巴都在颤抖着。幸运的是在这起风的午后一切都是那么宁静，放目所及，唯一移动的东西是在远处灵敏地攀着岩石的山羊，黑色的剪影映衬着蓝天和玫瑰色的云。

最后他们来到了一个铺着大量花岗岩的斜坡，岩石瀑布精确地平衡着彼此。安条斯认出了这个地方，他曾和父亲来过，当神父走上小道，绕上了一些路，管卫义不容辞地在他身后，安条斯顺着岩石

向下攀爬着，他第一个抵达了老猎人的农舍。

农舍是用圆木和树枝搭成的摇摇晃晃的建筑物，周围是由大型圆石组成的天然围墙的一部分，在圆石对面，老人用大量其他的石块堆起了这个史前堡垒。太阳西下到围墙时就好像落入井中一样；石墙的三面完全将景色包裹在内，仅剩右边两块石头之间露出一条银色的夹缝，可以看到远处的那片蓝色，隐约可以看出是海来。

听到脚步声，老人的孙子那一头卷发的黑脑袋从农舍中探了出来。

“谁来了？”

“神父和管卫。”

孙子跳了起来，就像他家的山羊一样敏捷而粗野，他大声诅咒管卫总是多管别人家的闲事。

“我要打断他所有的骨头！”他带着威胁吼道，但当看到狗后他便向后退起来，与此同时，老人的狗走了出来嗅了嗅便开始欢迎起访客来。

盒子又落回到安条斯手上，他坐在了一块石头上，面朝石墙的开口处。他周围是大量的野猪皮，有着黑色和灰色的条纹，还有带着金色斑点的貂皮，铺在岩石上晒干。他看到农舍里，老人正躺在其他兽皮上，他面色灰暗，头发和胡子都是白色的，老人已经处于接近死亡时的镇静状态。神父俯

身去询问，但这个垂死的男人并没有回答，他躺在那里，紧闭双眼，颤抖的紫色嘴唇上有一滴血。安条斯移到了另一块岩石上，他看到守卫和他伸着腿的狗，安条斯的双眼一直紧盯着农舍内。他很愤怒，因为这个垂死的男人违背法律没有申明他最后的意愿也没立遗嘱，当安条斯那双淘气的眼睛移向老人的方向时，他恶意地想着管卫将会乐于放出他的狗像对付贼一样去对付那个顽固的老人。

# 第八章

农舍内，神父将腰弯得更低了些，他的手紧握着膝盖，脸色沉重，带着疲倦与不悦。同时他也保持着沉默：他几乎都已经忘记了自己此行的目的，他坐着聆听起风声来，就好像那是大海在远处的呢喃一般。突然管卫的狗咆哮起来，安条斯听到头上有翅膀的拍动声，他抬头，看到老猎人的驯鹰飞落到一块石头上，它巨大的翅膀伸展开来，在空中缓缓拍动着，就像无边的黑扇。

屋内的保罗正暗自想着：“这便是死亡。这个男人避开其他男人是因为他害怕自己会杀人或犯其他什么罪。现在他躺在这里，像石堆中的一块石头。所以我该在一场永恒的流亡后躺上三四十年吗？说不定她今晚还在等着我……”

保罗突然站起身。啊，不，他就像他所知道的那样还没死。生活对他的打击激起的强大和顽强的反抗就像岩石间的老鹰一样。

“我必须在这里待上一晚上，”他对自己道，“如果我能熬过今晚不见她的话我将得救。”

他走出农舍坐到了安条斯身边。太阳在绯红色的天空中下沉，高高的岩石阴影拉长到了围墙和被风吹动的灌木丛上，同时在不明的光线中他无法辨

清事物，于是保罗无法辨别心中的两个愿望哪个最为强烈。“老人现在不能说话，他快死了。是时候进行临终涂油仪式了，如果他死了我们必须安排把尸体移走。必须得……”他如同对自己说似的，但没敢把句子说完，“今晚必须得留在这里。”

安条斯起身开始准备起仪式来。他打开盒子，满怀喜悦地按下银色的栓，他拿出白布和双耳油罐：他摊开红色斗篷把双耳罐放在上面——他可以成为自己的神父！当所有事情都准备就绪后，他们走进农舍，垂死的老人头正枕着孙子的双膝。安条斯在另一边跪了下来，折起摊开在地上的斗篷。他在岩石上铺上白布作为桌子，猩红色的斗篷倒映在银色的双耳罐上。管卫也在农舍外跪了下来，身边是他的狗。

神父为老人的前额抹上油，他的双手从未对任何人使用过暴力，他的脚将他远远带离魔鬼。

夕阳最后一抹耀眼的光彩照进了农舍，照亮了披着猩红斗篷的安条斯，在老人和神父之间的他看上去就像是死灰间燃烧着的煤炭一样。

“我该回去了，”保罗想着，“我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他走出农舍道：“没希望了，他已经失去意识了。”

“昏迷了。”管卫用词精确道。

“他活不了几小时了，必须要安排人来把尸体搬进村庄，”保罗接着道，他停了一会儿又补充道，“我今晚必须待在这里。”他为自己的不诚实而羞愧。

此外，他开始感到想要走走并渴望回到村里。当夜幕降临，这种罪恶的念头开始再次微妙地吸引着他，并将他拖向看不见的黑暗的网中。他感觉到了这张网并心怀惧意，他知道要看住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意识清醒并打算鼓励自己。

“如果我夜晚能熬着不见她我就得救了！”他无声地呐喊着。“只要有谁能用武力来扣留住他！如果这个老人苏醒过来快速抓住他长袍的下摆！”

他再次坐下来想方设法为拖延自己的离开而找借口。太阳已经在高原的尽头沉没，夕阳的映衬下，橡树的树干是如此地显眼，就像是巨大的门廊支柱穿过了巨大的黑色屋顶。即便是眼下的死亡都不能破坏永恒的孤独所带来的和平。保罗很是疲惫，就像早晨在圣坛脚下时一样，他希望能在石头上躺下睡一会儿。

同时管卫也有了自己的主意。他走进农舍，跪在要死的人身边，在他耳边小声说着什么。老人的孙子又怀疑又不屑地望着他，然后走近神父说道：“现在你已经完成任务了，安静地走吧。我知

道什么事是现在得完成的。”

就在这时，管卫走了出来。

“他快死了，正在胡言乱语呢，”管卫道，“不过我从他话里听出他已经把后事都安排妥了。尼哥底母·帕尼亚，”他转向孙子道，“你能凭良心给个保证，好让我们安心离开吗？”

“要不是为了临终圣礼，你们根本就没必要来。你们凭什么来管我家的事？”孙子恶狠狠道。

“我们必须依法办事！别那样大着嗓门儿说话，尼哥底母·帕尼亚！”管卫反驳道。

“够了，够了，别大呼小叫的。”神父指着农舍道。

“你总说人生的职责只有一个，那就是尽职。”管卫简洁道。

保罗抬起脚来，因这些话而受打击。现在什么话就他听起来都像是在特别针对他一样，他觉得上帝是在假他人之口让世人知道他的意愿所在。保罗翻身上马，对老人的孙子道：“守着你爷爷直到他逝世。上帝是伟大的，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将发生什么事。”

孙子陪他走了一段，当他们走到管卫听不到的地方时，孙子开口道：“听我说，神父。我的爷爷把他的钱给了我，这些钱现在就放在我大衣里。钱

不多，但不管怎么说，那是属于我的，不是吗？”

“如果你爷爷把钱全给了你一个人，那这钱就是你的。” 保罗边说边转身看看身后是不是跟着别人。

他们身后的确跟着人。安条斯正拄着从树上折下来的树枝当拐杖使，管卫帽子的上光面和束腰外套的纽扣折射着傍晚的最后一抹阳光，管卫站在小路的拐角朝着农舍方向行了个军礼。他这是在向死亡敬礼，而在岩石上栖息的老鹰在睡着前用它巨翅的那最后一次拍动作为对军礼的回答。

夜色迅速地爬入村中，很快就将三位路人笼罩其间。一行三人过河后转弯进入了那条直接回家的路上，远处从村庄闪出的那片强光照亮了他们的前路。这光看上去就好像是着火了一样，巨大的火焰直冲山顶，视线敏锐的管卫看到教堂前的广场上有为数不少的身影在移动着。现在是周六，周日放假，因此几乎所有的男人都会回家，但这无法解释篝火的出现和村里不寻常的兴奋。

“我知道了！” 安条斯欢快地道，“他们是在等着我们回去呢，他们正打算为妮娜·马西亚的奇迹进行庆祝！”

“老天！安条斯，你是不是疯了？” 神父惊呼

道，他站在山边注视着山下村庄里篝火亮起的火红强光，内心泛起某种类似恐怖的感觉。

管卫未加置评，不过在不屑的沉默中他弄响了狗链，那动物大声吠叫起来。于是声嘶力竭的吠叫声在山谷间回荡起来，就处于痛苦中的神父看来，这就像是什么神秘声音对他强加在教民身上的单一性所提出的抗议。

“我对他们都做了什么？”他扪心自问，“我愚弄了他们就像愚弄我自己一样。希望上帝能拯救我们所有人！”

他脑海中冒出英勇行动的想法来。当他回到村里时，他会站在人群中阻止这一切并坦诚自己的罪行；他会当着所有人撕开自己的胸膛，让他们看到他那可怜的内心，充满着悲伤，他心中因痛苦而燃起的火焰远比山脊上丛林之火更为炽烈。

但他的善心却开口道：“他们是在为他们的信仰而庆祝。他们在颂扬汝之上帝，汝无权抨击尔等，尔之可怜介于他们与上帝之间。”

但由内心更深处却又有另一个声音对保罗说道：“事情并非如此。那是因为汝之美卑下肮脏，美不堪忍受真相燃烧的痛苦。”

一行三人越接近村庄和人群，保罗越觉得自己卑下。当跳跃的火光与山边的阴影战斗时，保罗良

知的光与暗似乎也在搏击，他对此手足无措。他记得自己数年前第一次来到村庄时，身后跟着他那焦虑的母亲，她跟随的步伐一如当年跟随着年幼时初学人步的他。

“她看到我摔倒了，”他抱怨道，“他以为她把我扶了起来，其实我已经重伤不治。”

然后他突然想到了自己，带着一种解脱的感觉，这个即兴的节日将帮他走出困境，转危为安。

“我将邀请其中一些人去长老院共度一晚，他们肯定会待到很晚。如果能熬过今晚我就安全了。”

男人们倚着广场栏杆的黑色身影变得分明而高大起来，教堂后面，篝火的火焰像一块红色的长毯在空中飞舞。钟声未响，但有忧郁的风琴声和着这一片喧嚣之声。

在教堂钟楼顶端关着一颗银色的星星，星星突然爆裂成千百个火花，爆炸声响彻山谷。人群中响起开心的欢呼来，枪响过后，又是雨般的光点落下。人们鸣枪庆喜，如同正身处伟大的节日之夜一样。

“他们都疯了。”管卫边说边放足奔跑起来，他的狗一路狂吠着，就像是有什么叛乱要平息一样。

安条斯都快哭出来了。他望着在马上挺拔坐着的神父，觉得这就像是圣人流行一样。不过他想到了实际的一点：“这些人这么开心，今晚我母亲能做成不少买卖！”

安条斯很开心自己能应付自如并把问题抛到身后。他还想能拿那个盒子，尽管他不打算扔掉他的新棍子，因为这让他进村时看上去像三个国王里的一个。

老猎人的孙女探出门来叫着神父，向他询问关于他爷爷的事。

“一切都很顺利。” 保罗说道。

“那我爷爷好点了没？”

“你爷爷现在应该已经不在人世了。”

她尖叫了一声，发出了节日中唯一——一个不和谐的声音。

男孩们已经冲过来迎接神父了，他们像群苍蝇一样围着他的马一起向教堂广场走去。远远看去，教堂上的人黑压压一片，管卫和他的狗的现身给庆祝活动带来了一定的秩序。男人们待在树下的栏杆周围，有的人则去安条斯母亲开的小酒馆前喝上一杯；臂弯间婴儿在沉睡的女人们正坐在教堂的台阶上，她们之中坐着像打瞌睡的猫儿一般安静的妮娜·马西亚。

管卫和他的狗像雕塑一样戳在广场正中央。

神父一来，所有人都站起身来朝他围去；马匹在神父暗中的指挥下沿着教堂对面的那条街道前行着，保罗的家就在这条街上。在小酒馆前喝着酒的男人一手持着玻璃杯一手牵着狗走上前来。

“嘿，老马，你在想什么呢？我在这儿呢！”

马儿立刻停了下来，用鼻子擦着他的主人，就像要喝杯里的酒一样。神父刚要下马，男人已经单腿拦住了他，与此同时，男人牵着马和神父来到小酒馆门口，他朝着手持酒瓶的同伴举了举杯。

所有人群，男男女女，全都围在了神父身边。安条斯的母亲站在小酒馆灯火通明的大门口，笑望着眼前的情况，她站直了身子，看上去像是吉卜赛人，她那近乎古铜色的脸庞反射着篝火的光芒。被惊醒的宝宝们在母亲的怀中挣扎着，即使最穷的孩子，身上也装饰着金子和珊瑚做的护身符，一动便闪闪发亮。在躁动的人群和黑暗中混乱的灰色身影间是高坐在马上的神父，看起来确确实实像是羊群中的牧羊人。

白胡子老人将手放在保罗的膝头并转向人群。

“好样的，”他说话时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着，“这是一个真正的神人！”

“喝一杯吧！”马主人举杯欢呼道，保罗接过

酒立刻送到嘴边，但他的牙齿在杯缘打着战，就好像在火中闪着红光的不是红葡萄酒而是血。

## 第九章

保罗再次坐在了狭小餐厅内他自己的餐桌上，点起了一盏油灯。在山脊后面可以看到有座山，就像从长老院窗口看到的那样，一轮满月升上了苍白的天空。

保罗邀请了几位村民进来陪他，这些人中有白须老者和马主人，他们静静地坐在那里喝东西、开玩笑并讲着打猎的故事。白须老者本身是个猎人，他正在批评着国王尼哥底母，因为就他看来，那位老隐士根据上帝的法律来说没有进行他的狩猎。

“我不想在他快不行的时候说他的坏话，”他说道，“但说真的，他去打猎只不过是一种投机。去年冬天单是貂皮他就得花上几千里拉。上帝允许我们射杀动物，但不允许我们把它们给杀绝了！他以前还用过陷阱，这是被禁止的，因为动物和我们一样会感觉到痛苦，它们躺在陷阱里的日子肯定很可怕。有一次我这双眼睛亲眼看到陷阱里有条兔子的腿。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那只掉进陷阱的兔子咬掉了脚上的肉，然后打断腿才得以自由。尼哥底母到底用他的钱都干了些什么？他把钱都藏了起来，所以现在他的孙子没几天就会把这些钱吸干的。”

“钱就是用来花的。”马主人说道，他是个爱吹嘘的男人，“比方说我吧，我在不伤害任何人的前提下，总是想怎么用钱就怎么用，用到尽兴。有一次过节时，我手头没什么事，就截下了一个刚巧路过卖卷轴丝绸的家伙，他带着一大堆的货物，我把那整堆货物都买了下来，然后我在广场上边滚动这些丝绸边跟着跑，把它们东踢西踢，踢得到处都是！我身后马上就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笑着叫着，那些小男孩、年轻人甚至还几个老头儿都开始模仿起我来。这真是一场至今难忘的游戏啊！每次老神父看到我，他都会远远地冲我喊道：‘你好呀，帕斯奎拉·玛西亚，今天你没带卷轴吗？’”

所有的客人都被这个故事逗乐了，只有保罗好像心不在焉，他看上去苍白而憔悴。白须老者一直都虔诚地关注着他，他冲自己的同伴们使了个眼色建议大家马上离开。是时候让这位上帝的仆人享受他神圣的孤独和理所当然的休憩了。

客人们都站起身来并很尊重地向主人请辞。保罗发现自己又孤身一人，夹在跳动的火光和油灯间，静美的月光透过高窗照进屋里的同时，已经离开的客人们那沉重的铁包头鞋的声音在清冷的街道上回荡着。

现在上床还太早，尽管保罗此时已经是筋疲力

尽，肩膀也因为疲劳而疼痛着，就好像整天都背着一副重轭一样，但他还是不打算回房。母亲还在厨房里：他所坐的位置看不到母亲，不过他知道母亲就像前一晚那样正在监视着他。

前一晚！他感觉就像突然从长久的沉睡中突然苏醒了似的，从爱格妮斯家回到自己家的压力、晚上的那些念想、那封信、弥撒、上山之旅、村民的游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一场梦。他真实的生活从此刻才刚刚拉开序幕：他要迈一步、迈几步以便打开门……回到她身边……他的真实生活才刚刚拉开序幕。

“但她可能不再期盼我的到来。说不定她对我不再有所期盼了！”

保罗感觉自己的双膝在颤抖，他再次害怕起来，不是因为冒出了想回到她身边的念头，而是因为想到她可能已经接受了命运并且已经开始遗忘自己。

然后保罗意识到从他下山到现在，内心深处最煎熬的便是这件事——没有她任何的消息，她销声匿迹了，就此消失在他的生命中。

她不再爱他的话，对保罗来说便是名副其实的死亡。

他将脸埋入双手间，试着让她的模样出现在心

灵之眼前，然后他开始责备她，责备的内容也正是她责备他的内容。

“爱格妮斯，你不能忘记你的承诺！你怎么能忘记那些诺言？你用你有力的双手握着我的手腕对我说：‘我们俩永远连在一起，由生至死。’你怎么可能忘却这些？你说你知道……”

保罗的手指紧抓着衣领，苦恼逼得他喘不过气来。

“恶魔将我捕获到了他的陷阱中。”保罗想着，记起了那个咬断自己腿的兔子来。

保罗深吸了一口气后，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拿起了灯。他决定要战胜自己的意志，咬断自己的肉，如果只有这样才能解放自己的话。现在他决定去自己的房间，但当他前行至大厅时，他看到在静悄悄的厨房里，母亲坐在她惯坐的位置，她身边是睡着了的安条斯。保罗信步来到门口。

“那个男孩怎么还在这儿？”他问道。

母亲望着他，表情迟疑：她并不想回答他，而是用她宽大的裙摆将安条斯藏在了身后，这样一来保罗就不用再等着，而可以回房里睡觉。母亲现在对儿子再次充满了信任，但她也想到了那个恶魔的陷阱。这时，安条斯醒了过来，他清楚地记得自己仍然等在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尽管母亲多次让他离

开。

“我等在这里是因为我母亲正在期待着你的到访。”安条斯解释道。

“但晚上这个时间是适合去拜访的时间吗？”神父的母亲抗议道，“快，走吧，回去告诉她保罗累了，他明天会去看她的。”

母亲的话虽是对安条斯说的，但眼睛却看着自己的儿子：她看到他那玻璃般的眼睛正望着灯，但他的眼睑却像蜡烛中飞蛾的翅膀一样扇动着。

安条斯起身时脸上带着深深的失望。

“但我妈还在等着他呢，对她来说这是件重要的事。”

“如果有什么重要的事他会过去立刻告诉她的。快走吧你！”

她尖叫道，当保罗望向她时，他眼中再次闪起怨恨：他看到他的母亲唯恐他再次出去，这种了然让他心中充满了无名的怒火。他砰的一声把灯再次放回桌上并对安条斯叫道：“我们去看你的母亲吧。”

在大厅里，他回头补充道：“我会直接回来的，母亲，别锁门。”

母亲并没有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身，但当保罗他们离开时，她走到半开的门前偷看着他们穿过洒

着月光的广场走进了小酒馆，酒馆内仍是灯火通明。母亲回到厨房，像前一晚那样继续守起夜来。

她奇怪地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害怕那个老神父会再次出现了，那全都只是一种老年人常做的梦。然而在她心底深处，她并不那么肯定鬼魂就一定不会再回来索要他那双补好的袜子。

“我把它们都补好了。”她大声道，想着那些为她儿子补的袜子。她感觉就算那个鬼魂回来了，她也会把持住自己，表现得很友善。

四周一片静寂无声。窗外月光下的树木闪着银色的光芒，天空像牛奶般的海洋，散发着香氤的灌木将那好闻的味道渗透进了屋子。尽管不知道为什么，母亲眼看着保罗就要再次陷入罪恶中却仍然心绪平静，她不再有那种恐怖的感觉。她的心灵之眼再次看到有鞭子抽打在他的面颊上，就像要哭泣的孩子一般，她慈母的心融化在了一片温柔与怜悯中。

“为什么，噢，上帝啊！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母亲不敢问出自己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却始终在她心底就像石头在井底一样。为什么，噢，上帝啊！为什么保罗要不顾禁忌去爱上一个女人？所有人都被允许去爱，即便是用人和牧人，甚至是瞎子

和牢笼中的囚犯；为什么保罗，她的儿子，却是唯一一个爱受到禁忌的人？

然后现实再次迫向她。她记起安条斯的话来，还不如一个男孩明事理让她觉得很羞愧。

“那些最年轻的神父，他们自己要求过那种童贞而自由的生活，远离女人。”

她家保罗怎么说都是个强壮的男人，一点也不逊色于他的前辈们。他遇事从不会流泪；他的眼皮会覆盖着眼睛，就如同死人般无趣，因为他正当壮年。

“我变得太孩子气了！”她哭泣着。

那一整天令她疲乏的情绪使她感觉整整老了二十岁：过去的每个小时都在增加着令她厌烦的压力，每分钟她的灵魂都遭受重击，就如同有一把榔头敲碎了山脊后面的石块。许多事情对她来说都清晰起来，这与以往的日子截然不同。爱格妮斯的样子再次出现在她面前，她那骄傲的模样掩藏了她所有的真实感受。

“她也很强壮，”母亲想着，“她会掩藏起一切的。”

母亲慢慢从椅子上站起来，把灰烬覆在火上并小心摊平，这样一来就没有火星会飞溅到附近的東西上了。然后她关上房门，因为她知道保罗总是随

身带着钥匙。母亲重重地跺着脚步，就好像保罗在穿过广场时能听到，并相信她坚定的脚步声显示了她内心的把握一般。

不过她其实并没那么有把握。但这辈子又有什么是真正让人有把握的？无论是群山山基还是教堂底座，一场地震便能让它们都毁于一旦。因此她感觉对保罗的未来很肯定，对她自己的也是，但经常对未知的可能出现的改变有着潜在的害怕。当她回到自己的卧室时，她疲倦地跌坐进了椅子中，想知道留着前门是不是并不会使事情好转。

母亲起身解开围裙的系带，但是系带乱成了一个结，母亲最后失去了耐心，她去手工篮中拿剪刀时，发现猫咪蜷在篮子里睡着了，剪刀和线轴都被它的小身子给焐热了。触摸到活生生的东西让她开始为自己的没有耐心而后悔起来，她回到灯边，将那个结拉到自己面前并且终于成功解开了它。解脱地叹了一口气后她开始慢慢地脱起衣服来，她小心翼翼地衣服一件件叠好放到椅子上，不过在这之前，她先小心地从围裙里取出钥匙来摆成一排放在桌上，就像是一个沉睡了的体面的家庭一样。尽管这还是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她主子告诉她要养成有序和整洁的习惯，她至今仍在遵守着这些老规矩。

母亲再次坐下身来，衣衫半解，她的短衬裙下

露出了棕色的、像是木头做的小细腿来，她无精打采地打着哈欠。不，她再也不会下楼了，她的儿子在回家时应该会发现门锁了，然后就会知道自己的母亲对他是多么地充满信心。这样管教他才对，让他知道你对他有着绝对的信任。话虽这样说，母亲还是很警觉，聆听着最细微的声音，不像前一天晚上那样，但她仍然留心听着。她脱下鞋子然后把鞋子并肩平放，就像是夜晚时互相陪伴着彼此的姐妹一样，母亲继续念念有词地祈祷并打了个哈欠，这个哈欠打得无精打采，并且带着纯粹的紧张。

保罗会对安条斯的母亲说些什么？那个女人口碑不怎么好。她放高利贷，还被人说可能是个老鸨。不，保罗的母亲无法理解这些。她吹熄了蜡烛，用手掐灭了冒着烟的灯芯，来到了床上，但她却没法躺下身来。

当下，她正回想她听到房间里有脚步声。难道是那个鬼魂回来了？她心中充满了恐惧，害怕那个鬼魂会来到她床边把她抓走。她的血液在血管里冻结，然后飙升到她的心脏，就好像是一个焦虑的人穿过城市街道冲向市政广场一样。母亲平复下来，为自己的害怕而感到羞耻，这种羞耻不仅是因为害怕，她知道还因为她对保罗那些邪恶的怀疑。

不，这些怀疑已经结束了：她再也不会对他任

何细微的动作问个没完；她会安静地待在后方，就像她现在这样，待在这个仅供下人使用的小房间里。母亲躺下身来，抽出身下的床单用来盖住耳朵，这样一来她就不会听到保罗回来了没。但在她内心里，她感觉一切仍然是原样，她感觉保罗没有回家，他违背自己意愿地被某个人带走了，就像一个不愿跳舞却被拖进舞池的人一样。

尽管如此，她仍然对保罗十分相信，不久或稍过一会儿他就会成功地逃回家。无论如何，她在床单下安静地躺着，但并没有睡着，她有种混乱的感觉并仍在试着去解开围裙的结。然后她听到床单下有微弱的嗡嗡声，之后渐渐变成了窗下广场上人群的呢喃声，在很远的地方仍然听到人们哀悼时发出的呢喃声，混合着悲恸的笑声、舞蹈声和唱歌声。她的保罗就在他们中间，他站在一个又高又远的地方，鲁特琴轻轻地弹奏着。或许是上帝本人正在和人们共舞。

# 第十章

安条斯的母亲整整一天都在猜测着神父来访的原因，安条斯一直叮嘱她，让她小心不要让她态度泄露出她在等着他。或许他来是想借些高利贷；或是一些和她其他交易相关的目的；或是因为她有贷款的习惯——纯粹是出于药疗用途，不过有时会收些小钱——那都是从她丈夫家继承的老古董。又或许他是来借钱的，为他自己或为别人。无论是为什么，最后一位客人一离开，她便走到门口，双手插袋立在那里，口袋里装着沉甸甸的铜币，她朝外望着，安条斯并没有走进她的视线。

她立刻假装在忙着打烊，事实上她的确关起下半扇门来，弯腰闩上了门闩。尽管长得很粗壮，但她身手不错；与此相反的是这个地方的其他女人长着一颗小脑袋，但因为头上盘着黑色的辫子而显得头很大。

当神父临近时，她站起身来，很是优雅地问候他晚上好，不过她直视着神父的黑色眼睛却透着热切与慵懒。她邀请神父到酒馆后面的房间坐，安条斯用渴望的眼睛乞求她能邀请得隆重些。不过神父好脾气地开口道：“不用了，在这里就行。”小酒馆里放着一张张满是葡萄酒污点的长桌，他拣了一

张坐下，安条斯顺从地坐在了他旁边，焦虑地四望了一下，打量着一切是否都布置停当并且担心有什么迟来的客人会打扰了这个会议。

没人进来而且一切都井然有序。大石油灯将他母亲巨大的影子投在了小酒吧后面的墙上，墙前是架子，架上堆满了红色、黄色和绿色的酒，灯光落在一排粗制滥造的黑色小木桶上，木桶沿着店两面而放。店里除了神父坐着的长桌便没有其他家具了，有些较小的摆设，在门上悬挂着一堆扫帚，用处之一是告知过往行人这是家酒馆，还有一个用处是引走玻璃上的苍蝇。

安条斯等这一刻的来到已经等了整整一天，感觉就像有什么奥秘即将揭晓一样。他害怕有人闯进来，或是他的母亲举止不得体。他希望母亲在神父面前能更谦卑、更温顺。但她却坐回到了酒吧后面的位置，像个头戴皇冠的女王一样的镇定从容。她没意识到这个坐在酒馆里看似普通客人的男人是位能创造奇迹的圣人，她甚至没有为那一天他间接让她的葡萄酒大卖所做出的贡献而心怀感激！

最后，保罗打开了话题。

“我本来希望也能见一见你的丈夫，”他开口道，将胳膊放在桌面，并拢指尖，“不过安条斯告诉我他要到下周日才会回来。”

女人仅以点头表示同意。

“是的，下周日，不过我可以去叫他回来，要是你愿意的话。”安条斯插嘴道，他热情地希望两边都能对此重视。

“事情是关于你家男孩的，”保罗继续道，“你们是时候好好考虑一下怎么替他打算将来了。他已经长大了，你们是打算让他做工，还是做神父，你们有职责认真去考虑一下。”

安条斯张开了嘴，当他母亲开口说话时，他安静地聆听起来，虽然他带着焦急的年轻脸庞上露出不赞成的痕迹来。

女人抓住机会，就像她经常会做的那样，盛赞了她的丈夫，并同时为自己嫁了一个年长自己许多的男人而请求原谅：“我的马丁，就像阁下您所知的那样，是这世界上最认真的男人了。他是个好丈夫，好父亲，是比其他人都要优秀的工人。全村还有哪个人比他工作更卖力？阁下，您倒是说说看，就您所知这满是游手好闲的村民的村子里有什么样的好人！我说，如果安条斯想学做工，他就得跟着他父亲，这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出路了。我家男孩随便他喜欢做什么，就算他什么也不想做——我并不是因为虚荣才这么说，那他也能活得很好而不用去做贼，感谢上帝！不过如果他不想做他父亲那

行，那他就得自己去选了。他想做个烧炭工，就让他去做烧炭工，他想做个木匠，就让他去做工匠；如果他想做工人，那就让他做工人。”

“我想做神父！”男孩嘴唇颤抖着说道，眼中充满了渴望。

“那好，就去做神父。”母亲回答道。

他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好了。

保罗将双手搁到了桌上并细细打量起安条斯来。突然，他感觉这很荒唐可笑，他应该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操心。他都没法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又怎么可能解决得了安条斯未来的问题？满怀殷切期望的男孩站在他面前，就好像是一块烧热的红铁在等着锤子来塑形，似乎保罗说的每个字都有着成就他或是毁灭他的力量。保罗停留在他身上的目光中带着某种妒忌，内心深处的良知让他对母亲让儿子按自己本能去自由选择的行为而喝彩。

“本能从来不会错，”他大声道，按着自己思想的列车，“但现在，安条斯，当着你母亲的面告诉我你想成为神父的原因是什么。神父不是做工，你知道，这不像当烧炭工或是当木匠那样。你现在会觉得这样的生活很轻松也很舒适，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其实非常困难。我们被禁止去享有世上所有的男人都能获得的喜悦和快乐，如果我们真心希望

一生侍奉上帝，那牺牲也将一直相伴。”

“我知道，”安条斯回答得相当简洁，“我希望能侍奉上帝。”

安条斯望向自己的母亲，因为他为在她面前袒露了自己所有热情而有些难为情，不过坐在酒吧后面的母亲平静而冷淡，就好像她不过是在招待客人一样。于是安条斯继续道：“我的父母都希望我能成为神父，他们为什么要反对？我有时很粗心，但这是因为我还只是个小男孩，以后我会变得更认真、更周到的。”

“这不是问题，安条斯，你已经很认真、很周到了！”保罗说，“你这个年龄应该是没什么顾忌和快快乐乐的。为人生做好准备是应该的，但同时还是要有个男孩的样子。”

“我不像男孩吗？”安条斯抗议道，“我也玩耍，只不过在我玩时你没看到而已！此外，为什么在我不想玩时我也得玩？我有很多娱乐方式：我喜欢敲响教堂的钟声，那让我感觉我就像是塔楼上的鸟。我在今天难道没有享受快乐的时光吗？我很喜欢拿着盒子，我喜欢爬到这么高的岩石上，我比你先到达，而且你还骑着马！我喜欢能再次回到家里……我很喜欢今天……我很开心，”安条斯补充时双眼望着地面，“当你赶走了妮娜·马西亚身上的恶

魔。”

“你相信那个？”神父低声问道，他看到男孩突然抬起眼来，他身上信仰的光芒是如此耀眼，他惊讶于自己本能地矮身将自己藏入休憩着他的灵魂的黑暗阴影中。

“只是，当我们还是孩子时，我们想得都一样，每件事对我们来说都了不起而美丽无比，”保罗很是烦恼地说道，“但当我们长大后事情就不同了。你必须小心处理每件重要的事，这样你事后才不会后悔。”

“我不会后悔的，我知道，”男孩心意已决，“你后悔了吗？没有吧，我也不会后悔的。”

保罗抬起眼来：他再次感觉到自己的双手握着这孩子的灵魂，就像在塑蜡模一样，一些大意的触碰可能会使它永远变形。他再次感到害怕并且沉默了。

安条斯的母亲一直坐在吧台后面安静地听着，但现在神父的话让她很不安。她拉开面前的抽屉，抽屉里藏着她的钱、红玉髓戒指、胸针和村里女人们用来抵押小额贷款的珍珠母饰品。她内心最黑暗的地方闪起邪恶的念头来，如同在她抽屉里面的凄凉饰品。

“神父是在担心安条斯将会在什么时候把他赶

出教区，”她想着，“或者他需要钱并得先克服他的坏脾气。现在他将会开口要求借贷。”

她轻轻关上抽屉恢复了她宁静的态度。她总是安静地坐在那里，从不参加客人间的讨论，即便客人询问她的意见，尤其是在他们玩牌时。因此她任由她的小安条斯自己去面对敌手。

“怎么可能会不相信？”安条斯回答说，表情既敬畏又兴奋。“妮娜·马西亚被附身了，不是吗？为什么会这样，我感觉她体内的魔鬼摇晃着她，就像笼子里的狼一样。是你读的《福音》中的话语解救了她！”

“说得没错，上帝的话语能实现所有一切。”神父承认道。然后他突然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他要走了吗？安条斯惊慌失措地望着他。

“你要走了吗？”他小声问道。

这是一次知名的访问吗？他走进酒馆给了安条斯母亲一个绝望的信号，她现在正转身从架子上取下一瓶酒来。她同样很失望，因为她原本盼着教区的神父会借点钱给她，即便收很低的利息也好，这样一来从某种意义而言她放高利贷在上帝眼中就变得合法了。但是神父来时只是告诉安条斯当神父和当木匠不是一回事！不过，无论如何她必须对他表

示尊敬。

“但是阁下你不能就这样离开！至少喝点东西吧，这是陈年佳酿。”

安条斯手里的托盘上已经放了一个高脚杯。

“那就稍微来一点吧！” 保罗说道。

安条斯的母亲探身越过酒吧往杯里倒了葡萄酒，小心地没有洒出一滴来。保罗举起杯来，杯中红宝石色的液体散发出野玫瑰般的香气来，在安条斯尝过之后，保罗将酒举到唇边。

“那让我们为未来阿勒河教区的神父干杯！” 他说道。

安条斯不得不靠着酒吧，因为他的膝盖软了，这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刻。他的母亲转身将那瓶珍贵的酒放回到架子上，沉染在喜悦中的安条斯没有发现神父的脸变得惨白，他死死地注视着门口，就好像看到了幽灵一样。

一个黑色的影子安静地穿过广场，来到了酒馆门口，睁得大大的黑眼睛朝里面张望了一圈，然后走了进来，气喘吁吁。

那是爱格妮斯家的下人。

神父本能地退到了酒馆最里面的地方，试图躲藏起来，又一时冲动地想冲上前去。他感觉就像陀螺一样转了一圈又一圈，他们集中心神，记起了自

己不是独自一人，必须要小心别说出什么激动的话来。于是他静止在了原地。但他一点也不想知道下人会 和安条斯的母亲说些什么，他躲在酒吧背后急切地聆听着，只希望能顺利度过这一关。他的心停止了跳动，周身的血液都冲向脑门，并在他耳中咆哮着。然而下人的话还是渗进了他的灵魂深处。

“她摔倒了，”女孩上气不接下气道，“鼻子 里的血像河水一样流了出来，流了这么多血，我们 觉得她头的哪里摔坏了！她到现在还在流着血！给 我埃及圣玛丽的钥匙，这是唯一能止血的东西。”

安条斯站在那里听着，手里还拿着托盘和杯子的 他飞快地跑去已经被拆毁了的老教堂里取钥匙， 那些钥匙放在鼻子大出血的人的肩膀上确实能在一定 程度上制止流血的情况。

“这一切都不过是借口”，保罗想，“这不是 真的，全是编造出来的。她让她下人来监视我就是 为了引诱我去她家，他们和这个一钱不值的女人可 能是串通好了的。”

但在内心深处他却越来越焦虑。啊，不，下人 没有说谎，爱格妮斯这样骄傲的人是不会向任何人 吐露心声的，至少不会向她的下人。爱格妮斯真的 病了，他在心里仿佛已经看见了她那甜美的脸上沾 得到处是血。而给了她打击的人正是他。“我们觉

得她的头哪里摔坏了。”

他看到吧台后面安条斯母亲那狡诈的目光正注视着自己的方向，她显然为他明显的变化而吃惊。

“但怎么会这样的？”他开口问那位下人，冷静而淡然，仿佛在掩盖他内心的焦虑。

女孩转身面向他，她那硬线条的深色尖脸朝他戳来，就好像一块要砸向他的石头一样。

“她摔倒时我不在家。事情是早上发生的，当时我在喷泉那里，回去时我发现她已经病得很重了。她在门阶上摔倒了，血从她的鼻子里流了出来，不过我想和疼痛相比，她更多的是害怕。然后血止住了，但她一整天都没什么血色，也不肯吃东西。到了晚上她鼻子又开始流起血来，还不止如此，她还痉挛了，当我离开时她还冰冷僵硬地躺在那里，血还流个不停。我很紧张，”女孩边说边接过安条斯递给她的钥匙，用围裙包了起来，“家里又只有女人。”

她走到门口，但黑色的眼睛仍停在保罗身上，就好像仅凭目光的力量便能把他拖走一样，坐在吧台后面的人冷着声道“阁下您为什么不去看看她呢？”

他下意识地绞动着双手语结道“我也不知道.....现在太晚了.....”

“对呀，来吧，来吧！”下人敦促着，“我家小主人会很开心的，看到你会给她带来勇气。”

“那是魔鬼在借你的口”，保罗心中虽然这样想，但还是下意识地跟上了女孩。他抓住安条斯的肩膀拽着他一起走，安条斯对他来说就像是海浪中确保安全的厚木板一样。他们穿过广场，来到长老院，下人在前面跑着，不过每跑几步便会回头来看他们，她的眼白在月光下闪闪发亮。在月光下看着她黑色的轮廓，像戴了面具一样的深色脸孔中透着某种恶毒的感觉，保罗跟在她身后，有种说不清楚的害怕，他撑着安条斯的肩膀，感觉自己就像瞎了眼的多比<sup>(1)</sup>。

经过长老院大门时，安条斯试图打开大门，保罗感觉到母亲已经锁上门。他停了一会儿，感觉到了解脱。

“我母亲把门锁上了，因为她已经知道我不会遵守谎言。”他想着。然后对安条斯道：“安条斯，你得马上回家。”

下人也停了下来，向前走了几步之后再次停下身，她看到安条斯转身回了自己家，神父将钥匙插进门里，她转身望着神父。

“我不去了。”他说，用几乎威胁的口吻对她道，他直视着她的目光仿佛要认清她外在面具下真

正的样子。“如果你真的需要我，你知道——只有当你真的需要我时，你才能回来带走我。”

她不发一语地走开了，神父站在门前，他握着钥匙的手就像不想打开锁一样。他没法迈进门，这超越了他的力量。他既不能向前进屋又不能踏上其他的路。他感觉自己就好像注定要站在紧闭的大门外，手握钥匙到天荒地老一样。

与此同时，安条斯已经回到了家。他的母亲锁上门，安条斯去洗玻璃杯，他用清水洗的第一个杯子就是他喝酒用的那个。男孩小心地用白布擦着杯子，拇指在杯中转了一圈又一圈，然后他将杯子举到灯火上单眼查看起来，他把玻璃杯擦得像颗大钻石一样闪耀。接着他把杯子藏进了他的一个秘密橱柜里，对它的崇拜之情就好像这是做弥撒用的圣杯一样。

---

[\(1\)](#) 多比，《多比传》中的人物；《多比传》是《圣经·旧约》中《外典》之一卷。

# 第十一章

保罗也回到了家里，他感觉上楼梯时一直处于黑暗中：他隐约记得还是小男孩时他也曾这样在黑暗中上过楼，但他记不起是什么时候了。现在，就和那时一样，他感觉附近有什么危险，他能做的只是提高警惕去避开它。当他到达楼面站在自己的房门外时，他安全了。但他对于是否打开门马上犹豫起来，然后他穿过房门，轻轻地用指关节叩响了母亲的房门，他没等房内出声便进了房。

“是我，”他唐突道，“别点蜡烛，我有些事要和你说的。”

他听到母亲在床上转身的音响，草垫在她身下咯吱作响；但他看不到她，也不想看到她，两个人必须在黑暗中进行灵魂的对话就像他们已经过世了一般。

“是你吗，保罗？我做了个梦，”母亲睡意未醒的声音中带着惧意，“我想我听到了跳舞声，还有笛子声。”

“母亲，听着，”保罗没在意母亲的话，“那个女人，爱格妮斯，她病了。她今天早上病了。她摔倒了，她好像摔到了头，鼻子一直在不停地流血。”

“你说的不是真的吧，保罗？情况很危险吗？”

黑暗中母亲的声音听上去很担忧，同时也带着怀疑。保罗继续重复着从下人那里听到的话：“事情就发生在今天早上，在她收到信以后，一整天都面无血色也不肯进食，今天晚上她的病情加重了，还开始痉挛起来。”

他知道他说得夸张了，于是停了下来。母亲没出声。屋内一片寂静，这个夜晚有着死一般的紧张，就像两个敌人在黑暗中彼此寻找着空当。然后草垫又发出咯吱声来，母亲一定是从她的高床上坐了起来，因为她清喉咙的声音貌似是从高处传来的。

“保罗，这都是谁告诉你的？或许这都不是真的。”

他再次怀疑是自己的直觉在同母亲说话，但他还是立刻回答道：“这可能是真的。但这不是问题，母亲。我担心的是她可能会做什么傻事。她独自一人受着下人的摆布，我必须去看看她。”

“保罗！”

“我必须得去。”他用几乎是高呼的声音重复着，但他要说服的并非母亲而是他自己。

“保罗，你发过誓的！”

“我知道我发过誓，我就是来告诉你我是因为这个特殊原因才去的。我来告诉你我得去看她，我的良心让我必须去。”

“告诉我，保罗，你真的看到那个下人了吗？诱惑对我们耍着邪恶的花招，魔鬼有许多的伪装。”

保罗并不十分理解母亲的意思。

“你觉得我在撒谎？我看到那个下人了。”

“听着——昨晚我看到了那个老神父，我想我刚才还听到他的脚步声来着。昨晚，”她继续低声道，“就在壁炉前，他坐在了我的身边。我真的看到了他，我告诉你：他没刮胡子，嘴里仅剩的几颗牙因为吸烟而全都发黑了。他的袜子破了。他说：‘我还活着，我就在这里，很快我就要把你和你的儿子赶出长老院了。’他还说我应该教你像你父亲那样做工才对，这样你就不会跌进罪孽的深渊了。他把我内心搞得一团乱，保罗，我不知道我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但我很肯定昨晚那个魔鬼是坐在我旁边，那个邪恶的灵魂。你看到的那个下人可能是幻化成其他形状的诱惑。”

保罗在黑暗中微笑起来。然而，当他想到那个下人跑过草地时那奇怪的身影时，他感觉到一种说不清的恐惧来。

“如果你去了那里，”母亲继续道，“你肯定不会再陷进去了吗？即便你真的看到了那个下人，如果那姑娘真的病了，你肯定你不会沉沦吗？”

母亲突然站起身来，她似乎透过黑暗看到了儿子那张苍白的脸孔，她对他满怀同情。为什么她要禁止他去见那个姑娘？假如爱格妮斯真的因悲伤过度而亡？假如保罗因悲伤过度而亡？她陷入到了深深的不确定中，就像安条斯那件事一样。

“上帝。”她叹息着，然后记起她已经把自己交到了上帝的手中，上帝是能解决我们所有困难的，她感觉如释重负，就好像真的已经解决了问题一样。她将这些交托于上帝之手就真的能解决问题了吗？

母亲躺在枕头上，她再次响起的声音离她的儿子更近了些。

“如果你的良心让你去，为什么你没马上就去而是来到了这里？”

“因为我发过誓。你威胁说如果我再去找她家就会离开我。我发誓……”保罗无限悲伤地说道。他希望能对着母亲喊出来，“母亲，强迫我遵守我的誓言吧”！但他却没将这话说出口。然后母亲开口了：“那就去吧：做你良心让你做的所有事。”

“别担心。”保罗边说边走到床边。他面无表

情地站了几分钟，母子俩都无声地沉默着。保罗脸上的表情很迷茫，他站在母亲躺着的圣坛前，母亲就好像是什么神秘的偶像一般，他还记得当他还是在神学院的小男孩时，他在忏悔后总是不得不亲吻她的手。和当时相同的厌倦以及相同的欣喜之情在他心中油然而升。他感觉如果他独自一人，没有了母亲的话，他早就回到爱格妮斯身边了，而不是这样无休止地逃避和争吵。但他的心中还有他的母亲在，不知道自己对她是否感激。

“别担心！”他一直渴望而又担心她会对自己说更多，或是会点起灯来，望着他的眼睛，读出他所有的想法并禁止他前往。但母亲什么也没说。然后草垫上又响起了咯吱声，母亲躺回到床上。

他明白了自己其实不是浑蛋：他不会有任何的不良动机或激情行事，因为他真诚地觉得有一些危险是可以避开的，这个危险的责任取决于他。他记起了下人在穿过洒着月光的草地时那个奇怪的身形，她转头望向他时，目光明亮道：“我的小主人只有见到你才会鼓起勇气。”

他之前为远离她所做的努力现在看来都是如此的卑鄙和愚蠢：他的职责就是立刻回到她身边给她勇气。当他过草地时，月光将大地染成了银色，他感觉到了解脱，几乎是快乐的，他像一只被亮光所

吸收的蛾子。他错将很快要再次见到爱格妮斯才感觉到的喜悦当作将去尽职拯救她所带来的满足。他的灵魂沐浴和净化在草地所散发出的甜美气息及月光发出的柔和光线间，康复的露珠穿过他死一般黑暗的衣服落了下来。

爱格妮斯，小主人！事实上，她的确很小，虚弱得像个孩子，她总是很孤单，身边没有父母，住在石头搭的迷宫里，也就是她那山脊下阴暗的屋子里。他利用了她，他抓住她就像从鸟巢中抓出小鸟一样，他紧抓着她直到血仿佛要从她身子里流出来一般。

保罗加快了速度。不，他不是个坏人，但当他走到通往大门的台阶底层时，他被绊倒了，台阶阻止着他，就连她家门槛处的石头都挡着他。他轻缓地爬起身来，犹豫着敲了一下门环然后放下。等了好长一会儿才有人应门，他感觉这样站着很耻辱，但他再也不会去敲第二次。最后门上的扇形窗亮了起来，黑脸女仆让他进了门，一路将他带到了他相当熟悉的那间房内。

一切都和以往的那些夜晚相同，爱格妮斯允许他偷偷从果园进入。小门半开着，他通过狭小的开口能闻到夜晚空气中灌木的清香。墙上雄鹿那塞满填充物的脑袋上，玻璃眼珠映着大灯的光亮，就像

是在注意着房内发生的一切。和以往不同，通往内房的大门敞开着，下人已经在那里离开了，宽阔的地板上可以听到她离开时沉重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门猛地关了起来，就好像是被突起的狂风关上的一样。整个屋子都为之一晃，保罗无意中看到黑暗中爱格妮斯从内屋走了出来，她脸色苍白，歪乱的头发上辫着黑色的发束，看上去如同溺水女人的幽灵。当那个小身影走到灯光下时，感觉解脱了的保罗几乎呜咽起来。

爱格妮斯关上身后的门，头倚靠在门上。她蹒跚着像是要摔倒一般，保罗奔向她，伸出手来，但却没敢碰她。

“你还好吗？”他低声道，就像他以往见到她时那样问着。但她没有回答，只是全身颤抖地站在那里，她用手按着门以支撑自己。“爱格妮斯，”在紧张的气氛中沉默了一阵子之后，保罗开口道，“我们必须勇敢。”

但他那天为那个发疯的女孩读《福音》中的句子时，他知道自己语气是不对的，他的眼睛望向爱格妮斯时，她也正望着他，迷茫无比，是的，但却混合着讽刺与喜悦。

“那你又为什么要来？”

“我听说你病了。”

她骄傲地挺起身，将面前的头发拂到脑后。

“我很好，而且我也没派人找过你。”

“我知道，但我来也是一样的——我来这里是不需要理由的。知道你的女仆其实夸大其词了让我觉得很高兴，你没事就好。”

“不，”她打断他，“我没派人找过你，你也不应该来。但你既然来了，你既然来了，那我想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为什么？”

抽噎声打断了她的话语，她手足无措地寻找着支撑，保罗为此很担心并后悔自己的来到。他握起她的手将她带到沙发前，他们曾在其他夜晚一起坐在那里过，他让她坐到角落里，家里其他女人在那里留下了坐过的痕迹，保罗在她身边坐下，不过松开了她的手。

他害怕触碰她，她就像是块破碎后又粘合的雕塑，坐在那里的样子是完整的，但一个最轻微的动作就能让她再次摔得粉碎。所以他很怕触碰她，他心中想着：“这还挺好的，我应该会没事。”但他内心里知道任何时候他都有可能再次迷失，因为这个原因他很怕去触碰她。近距离地望着灯光下的爱格妮斯，保罗发现她变了。她的嘴半张着，她的双唇失去了颜色，灰暗得就像掉落的玫瑰花瓣；她鹅蛋形的脸颊看上去变长了，她眼下面的颧骨突了出

来，眼窝深陷。悲伤让她一天里老了二十岁，但由她颤抖的唇间还是能看到一些孩子气的地方，她紧抿着双唇不让自己哭出来，她小巧的手无力地放在沙发上，像是在邀请着他的手。他无比气恼，因为他不敢去牵起那只小手，也不敢将两人断开的生活再连到一起。他记得那个被魔鬼控制的人所说的话，“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他又说了一遍，交握起自己的双手来，以防自己会去牵她的手。但他仍然听到自己声音中响起错误的声音，自从那天早上他在教堂里读《福音》时，当他将圣餐带给那个老猎人时，他就知道自己在撒谎。

“爱格妮斯，听我说。昨晚我们俩都在毁灭的边缘——神让我们自己做主，我们都在滑向深渊的边缘。但现在神又重新伸手拉回了我们，他指引着我们。我们不能陷进去，爱格妮斯，爱格妮斯……”当念到她的名字时，他的声音因为强烈的情感而颤动着。“你以为我不苦吗？我感觉就好像自己被活埋了一样，我受到的折磨将直至永恒。但为了你好，为了救你，我们必须忍受。听着，爱格妮斯，勇敢点，是爱让我们在一起，神的旨意让我们经受这场考验。你会忘记我的。当你想到我，你会如同做了一场噩梦般，就像你在山谷里迷了路，遇到一些邪恶的东西想要伤害你，但神拯救了你，

你值得被拯救。现在看来黑暗的每件事，都将在不久后变得净澈无比，你会意识到引起你现在一时痛苦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这就像有时我们不得不对那些罪恶残忍……”

他不再说下去，话语在他的喉头凝结。

爱格妮斯唤醒了自已，她笔挺地坐在角落里，望着保罗的眼睛，就像墙上那些雄鹿脑袋上的玻璃眼珠一样。这让他想到了在他布道时教堂里那些女人死死盯着他的双眼。爱格妮斯等着他继续，她易碎的每条纹路里都透出耐心和温柔，准备好了一碰即碎。无语的保罗聆听着她低沉的声音，她边说边慢慢摇着头。

“不，不，这不是真的。”她说。

“那什么才是真的？”他问，朝她垂下了不平静的脸。

“你为什么不像昨晚那样说话了？还有其他晚上？因为那是不同的真相。现在有人发现你外出的事了，可能是你的母亲，你害怕了。是你对上帝的害怕让你离我而去！”

他想大叫，想攻击她，他抓住她的手绞着那细嫩的手腕，就好像是在阻止着她所说的话。然后他抽身僵立在了那里。

“所以呢？你觉得那不算什么？是的，我母亲

发现了一切，她和我谈过了，就像我和我良心所交谈的那样。你没良心的吗？你觉得我们伤害那些依靠着我们的人是没错的吗？你希望远走高飞并住在一起，如果我们没法战胜我们的爱，那将会是该做的事，但我们的私奔会要了别人的命，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必须为了他们而牺牲自己。”

但她似乎并不理解，她只听进一个词并像刚才那样摇起头来。

“良心？我当然有良心，我不再是个孩子了！我的良心告诉我，我不应该听你的让你来这里。我们都做过些什么？现在已经太晚了。为什么上帝一开始没让你看清一切？我没去你家，但你来了我家，你玩弄我就好像玩弄一件孩子的玩具一样。我现在要怎么办？你告诉我。我无法忘记你，即使你变了我也无法改变。我应该离开，如果你不再回到我身边的话——我想试着忘记你。我必须马上离开，否则……”

“否则什么？”

爱格妮斯没有回答，她背靠着角落颤抖着。有什么不祥的东西，就像疯狂的黑色翅膀已经染指了她，她的眼睛变得暗淡，她本能地抬手动了动就好像要挥去面前的阴影一样。保罗再次低头看她，他的手越过沙发，手指抓动着打破黑色的物质，就好

像在两人之间升起了一面令他窒息的墙。

他无法开口。是的，她是对的；他试图让她相信的解释并不是事实——事实就像是那面升起的令他窒息的墙，他不知道该怎么推倒它。保罗站起身来，与真切的真实感抗争着。现在轮到她来握起他的手，她握着他手的手指就好像握着镰刀一样。

“哦，上帝，”她小声道，用另一只手蒙上了眼，“如果真的有上帝存在，如果我们必须再次分离，他就不该让我们遇到彼此；你今晚来到这里，是因为你仍然爱我。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知道，我知道，这才是真相！”

她抬头望着他，她颤抖着双唇，眼睑被泪水所湿润。保罗的双眼因为那晶莹的泪水而迷惑起来，那种闪光让人盲目而引诱人心，他凝视的那张脸不再是爱格妮斯的脸，也不是世间任何女人的脸，那是爱情的模样。保罗倒入爱格妮斯的怀中，吻上了她的唇。

## 第十二章

保罗的世界就此消失。他感觉他自己慢慢下沉着，被漩涡卷进海底一个彩色的明亮深渊里。然后他清醒了过来，将唇从爱格妮斯的唇上收回，他发现自己就像是沉船的男人正躺在沙地上，安全逃过了劫难，因害怕和喜悦而颤抖着，比害怕和喜悦更多。他觉得魔法就此被破除，因为这个原因一切变得更美丽和亲切，编织的咒语再次出现绑住了他。他又听到了爱格妮斯的细语：“我知道你会回到我身边的……”

他不想再多听，就像他试着不去听安条斯家里下人说的故事一样。他用手覆上爱格妮斯的唇，她的头正靠在他的肩膀上，保罗轻抚着她的头发，灯散发出金色的光芒。爱格妮斯如此娇小，被保罗抓着的她如此无助，但她体内却有着可怕的力量将保罗往海底拉去，把他捧向最高最高的天堂，让他做出并非出自他意愿的事来。当他从山谷逃走时，她所住的山将她关闭在了牢笼般的家中，她很肯定地等着他回到自己身边，而他也真的来了。

“你知道的，你知道的……”她试着对他说更多，她轻柔的呼吸触碰着他的脖子就像爱抚一般，他再次用手覆盖她的唇，她闭上了嘴。他们又这样

沉默了一会儿。保罗回过神来试着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他回到了她身边，是的，但不再是她所期盼的那个男人。他的目光仍然停留在她光亮的头发上，但有什么东西已经远离了，就像那片他逃离的海上的光亮一样。

“现在你开心了，”他轻声道，“我在这时，我回来了，我一辈子都是你的。但你必须冷静，你吓了我一大跳。你不能激动，无论你人生的康庄大路上出现任何情况。我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麻烦，但你必须向我保证你会冷静、会乖乖的，就像你現在这样。”

保罗感觉到他握在掌间的手在颤抖和挣扎；他猜到她已经开始反抗了，他紧紧握住她的手，就像要囚禁她的灵魂一样。

“亲爱的爱格妮斯，听着！你不会知道我今天都承受了些什么，但这是必需的。我撕掉了所有的外壳，所有的肮脏，我摧残着我自己直到流血为止。但现在我在这里，是你的，你的，就像上帝的意旨那样，我应该属于你，灵魂……你看到了，”他继续道，说得又慢又艰难，就好像他为了她从内心最深处痛苦地拽出了这些词，“我觉得我们就好像相爱了许许多多年，我们融为一体，承受着彼此的痛苦，甚至是仇恨，甚至是死亡。我们体

内包含着海里所有的风暴和难以宽恕的生命。爱格妮斯，我灵魂的灵魂，汝能从吾这里得到什么会比我有给予汝的更多，我的灵魂吗？”

保罗稍稍停了下来。他感觉爱格妮斯并没理解他说的，她不能理解。他看着离他更远的她，就好像死亡中的生命。但因为这个原因，他仍然爱着她，甚至爱得更深，就像一个垂死的人热爱生命那样。

爱格妮斯慢慢抬起倚在他肩头的脑袋来，注视着他面容的眼中再次露出敌意来。

“现在你听我说，”她开口道，“别再对我说谎了。我们还是不能像我们昨晚说定的那样一起离开？我们不可能像这样住在这里。这是肯定的！……这是肯定的！”痛苦地沉默了一阵子之后，她重复时语气中的怒意在升腾。“如果我们要住在一起就必须得离开，就在今晚。我有钱，你知道的，全是我自己的钱。你的母亲和我的兄弟，当他们今后看到我们只是想真实地活下去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原谅我们的。我们不能这样活着，不，我们不能！”

“爱格妮斯！”

“快回答我！走还是不走？”

“我不能和你一起走。”

“哈——那你为什么要回来？……离我远点！滚，离我远点！”

他没有离开她。看到她浑身颤抖着，他很担心她。当她弯腰压着他们握在一起的手时，他希望能感觉到她牙齿咬上他的肌肉。

“滚，滚！”她坚持道，“我又没叫你来！既然我们必须坚强，你又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还要吻我？啊，如果你觉得你能像这样玩弄我的话你就错了！如果你觉得你能今晚回来，隔天又寄来叫人羞辱的信的话你就又错了！你今晚回来了，你明晚也会回来，之后的每晚都会回来，直到把我逼疯为止。但我不要这样，我不要这样！”

“我们必须单纯而勇敢，你说的，”她继续道，她的脸变得苍老而悲惨，苍白得就像死人一样，“但你在今晚以前从来没这样说过。你让我觉得很恐怖！滚，滚得远远的，立刻给我走，这样一来，我明天醒来时就不用再经历等着你时，被你再次羞耻这样可怕的事了。”

“哦，上帝，哦，上帝！”他痛苦地叫着，在她面前弯下身来，但她激烈地拒绝了他。

“你以为你是在和孩子说话吗？”她爆发出来，“我老了，是你让我在几小时内变老的。生命的路！哦，没错，如果我们继续这样秘密地私通，

生命的路就会坦荡荡，不是吗？我应该给自己找个丈夫，而你则该为我们主持婚姻，然后我们互相看望彼此，你和我将在我们的余生骗尽天下人。哦，如果你是这样盘算的话你就太不了解我了！昨晚你说，‘让我们私奔吧，我们将成为夫妻，我会去找份工作’。你是这样说的吧？不是吗？但今晚你来到这里对我说什么上帝和牺牲。所以现在为一切做个了结吧：我们分手。但你，我再重申一次，你必须在夜晚就离开村庄，我永远也不想再看到你。如果明天早晨你再出现在我们的教堂说弥撒的话，我也会去那里，我会在圣坛的台阶上告诉人们：‘你们的圣人，白天在创造着奇迹，晚上则引诱着没人保护的姑娘！’”

他试图用手堵住爱格妮斯的嘴，她却大声叫道：“滚，滚！”保罗抓住她的头按向自己的胸膛，戒备地扫了眼关着的大门。他想起了他母亲的话和她的声音，在黑暗中神秘无比：“老神父坐在我身边，他说，很快我就会把你和你的儿子赶出教区的。”

“爱格妮斯，爱格妮斯，你疯了！”他吼道，嘴巴贴近她的耳朵，而她则激烈地挣扎着想要摆脱他，“安静，听我说。你什么也没有失去。你感觉不到我有多爱你吗？我爱你更甚从前千百倍！我不

会离开，我会留在你身边拯救你，我会把我在死亡那刻本该奉献给上帝的灵魂奉献给你。你不会知道我昨晚到现在都承受了些什么，我逃避着，我忍受着融入我体内的你：我像在烈火上的人那样逃避，越是逃避火焰就越是将我团团围绕。为了不让自己再回到你这里，我今天哪里没去过，我今天什么没做过。我该忘了你才对，但我不想忘记你！可是爱格妮斯，我们必须保持纯洁，我们必须让我们的爱直至永恒，我们必须将它和生命中所有最美好的事合为一体，和宣誓放弃的东西、死亡，也就是说，和上帝同在。你能理解吗，安格妮斯？是的，告诉我你能理解！”

她捶打着他的后背，就好像要用头撞碎他的胸膛，最后她从他的怀抱中解脱了出来，直挺挺地坐在那里，她美丽的头发像缎带一样在她无情的面容边卷曲着。她双唇紧抿、双眼紧闭，看上去就像突然睡着了一样，在睡梦中她想着的是报复。她的安静比她的胡言乱语和激烈动作更让保罗担心。保罗再次握着她的手，但现在交握的四只手间没有喜悦也没有爱可言。

“爱格妮斯，你看不出我是对的吗？来吧，乖一点，回床上去，明天对我们来说将会是新的人生。我们应该像从前一样看望彼此，总是想着你是

这样渴望的：我会成为你的朋友，你的兄长，我们应该互相支持帮助。我的生命就是你的，我听候你的处理。我要和你在一起直到死亡的那一刻，超越死亡，直至永恒。”

祈祷者的话语令她再度被激怒了。她轻绞着自己被他握住的手开口说起话来。然后，他放开了她，她把手放在膝上，低下头，脸上的表情是极其深切的悲伤，但现在这种悲伤中混入了绝望和心意已决。

他望着她的眼神不变，就像看着一个垂死的人，他心中的惧意在增加。他跪在了她的面前，将头靠在她的膝盖上亲吻着她的手。他现在一点也不怕被看到或听到，他跪在这个女人的脚边，她悲伤得就好像自己也跪在了悲伤之母的脚下。保罗之前从来没有这么纯粹地感觉到过魔鬼的念头，没有感觉到过俗世的生命能如此麻木，现在他感到害怕了。

爱格妮斯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双手冰冷，对那些死亡之吻毫无感觉。保罗站起身来，又开始撒起谎来。

“谢谢你，爱格妮斯——你是对的，我很开心。这场审判你赢了，你可以得到平静了。我现在就走，明天，”他低语道，焦急地冲她弯下腰

来，“明天早晨你会来参加弥撒，我们一起为上帝而牺牲。”

她睁眼望着他，然后又闭上了双眼。她就如同受伤身亡一般，在永远闭上双眼前，圆睁的眼睛中露出了最后一丝威胁和控诉。

“你可以在今晚离开，悄悄的，那样的话我就再也不用见到你了。”她说，她清晰而果断地说着每一个字，保罗意识到此刻反对那个盲目的强迫是无济于事的。

“我不能就这样离开，”他呢喃着，“我明天早上必须要做弥撒，而你则会来聆听，那之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离开。”

“那么我明天早晨会在所有集会开始前拆穿你。”

“如果你这么做的话，那将会是神的旨意。但你不会这么做的，爱格妮斯！你可能在恨我，我把平静还给你。再见。”

但保罗却并没有离开。他安静地伫立在那里，俯视着爱格妮斯，望着她柔软闪亮的头发，他爱她那头甜美的秀发，他的手指总是会流连在她的发丝间，这让他徒生无限的遗憾，这就好像受伤的额头包着黑色的绷带一样。

他最后一次呼唤着她的名字：

“爱格妮斯！我们真的要这样分手吗？.....

快，”他顿了一下道，“给我你的手，起来为我开门。”

她依言起身，但没有把手给他，她径直走到她进屋时的那扇门前，站在那里等待着。

“我能怎么办？”他问自己。但他很清楚只有一件事能够安慰得了她：再次跪在她的脚边，犯下罪孽并永远和她一起迷失下去。

他不会这么做，永远永远也不会了。他相当坚持地站在原地，垂下眼来迎上她的视线，当他再次抬起眼时，她已经不在那里了，她消失了，在她静寂的房子里被黑暗所吞没。

墙上鹿头的玻璃眼珠向下望着他，既悲哀又嘲弄。在这焦虑的时刻，独自待在这间悲伤的大房间里，保罗意识到他有多么不幸和丢脸。他觉得自己是个贼，甚至比贼还不如，他是一个利用屋内寂寞掩盖自己打劫行为的客人，他移开视线，因为即便墙上那些鹿脑袋的玻璃眼珠都让他无法面对。但他的目的却从来没有动摇过，即便是死——满房间突然满是女人恐怖的哭声，他不会后悔抛弃了她。

保罗等了几分钟，没有人出现。他迷茫地觉得自己正站在装有他所有梦想和错误的死亡世界的正

中，他等着有人来帮他逃走。最后他推开门走进了果园，穿过小径他沿墙奔跑着，从他熟悉的那扇小门离开了。

## 第十三章

保罗发现自己正在登上自己家的楼梯，现在危险是过去了，至少是对危险的害怕过去了。

他站在了母亲的房门前，觉得把自己探望爱格妮斯结果她要揭发自己的事告诉母亲是明智之举。但他听到了那个均匀的呼吸声后便走开了。他的母亲已经睡熟了，从今以后她都相信他并感觉到他是安全的。

安全！他环顾自己的房间就像才从一场漫长而损失惨重的旅行中归来一样。每样东西都宁静整洁，为了不破坏这份整洁和宁静，他踮着脚脱起衣服来。他将衣服挂在挂钩上，衣服黑得比墙上的影子还要深，他把帽子挂在衣服上面的一个木钉子上，他袈裟上的袖子无力地垂下来，就像是累坏了一样，看着像是一些黑暗空虚的幽灵、一些没有血肉的吸血鬼模糊的身影，激起无名的恐惧感来。这就像是他为了自由所砍断的罪恶的影子，它正等着在他明天走向世界时再次跟上他。

瞬间，梦魇控制了他，让他感到很可怕。他还没安全，还有其他的夜晚要度过，如同一位航海者要在湍急的大海上横渡最后一段。他非常厌倦，沉重的眼皮疲惫地下垂着，但一种无法忍受的焦虑让

他无法躺到床上，甚至无法坐下或是以其它任何方式去休息一下，他来回徘徊着，做着琐碎、奇怪而且没用的事，他轻柔地打开一个又一个抽屉去看里面都有些什么。

当他走到镜子前面时，望着镜子中的自己，他注视着自己灰色的脸庞、紫色的嘴唇和沉陷的双眼。“看看你自己，保罗。”他边对自己说着边向后退了几步，好让灯光更好地照在镜子上。镜子里的人也向后退了几步，就好像要避开他一样，当他望着镜中人的双眼，注意到那扩大的瞳孔时，他生出一个奇怪的影像来，那就是镜子里的保罗才是真的，那个保罗从不说谎，他苍白的脸泄露了他对次日的极度害怕。

“为什么我连对自己都要去假装有我根本就没有感觉到的安全感？”他无声地自问道，“在她供出我前，我今晚必须要离开。”

得出更为冷静的解决办法后，他将自己扔到了床上。然后他闭上眼将脸按进枕头里，他相信自己能更深入地寻找到自己的良心。

“是的，我必须今晚离开。耶稣曾命令我们不要制造丑闻。我最好叫醒母亲并告诉她这一切，或许我们能一起走；她可以带着我一起走，就像我小时候那样，我可以在其他地方开始全新的生活。”

但他感觉这只是自己的空想，他没有勇气去这样做。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很肯定爱格妮斯不会像威胁自己那样去做的，所以他又为什么要离开呢？他甚至都没有要回到她身边再次犯下罪孽的危险，他已经试着战胜了诱惑。

他再次空想起来。

“无论怎样，保罗，你都会走的。叫醒你的母亲然后一起离开。你不知道是谁在和你说话吗？是我，爱格妮斯。你真的相信我不会像威胁你那样去做？或许我不会，但我还是建议你离开。你觉得你已经摆脱我了？如果你还继续留在这里的话，我永远不会让你有片刻时间可以独自一人；我会像你脚下的影子，你和你母亲以及你和你自己之间的障碍。走。”

他试图去安抚她，也是为了安抚自己的良心。

“是的，我正打算要走，我告诉你！我正打算要走——我们会一起离开的，你在我体内，比我自己还要鲜活。满足吧你，别再折磨我了！我们在一起，一起上路，乘着时间的翅膀直到永恒。当我们的眼神初次相遇，嘴唇初次相碰时我们便已经分离了，分离让我们成为了敌人。在汝的仇恨，在吾的耐性，和吾的背弃中，我们现在才真正结合在一起。”

厌倦感慢慢战胜了保罗。他听到窗外有一个屈服而持久的悲叹声，就像是在寻找伴侣的鸽子：那个悲恸的叫声像夜本身的哀号，一个月色苍白的夜，一个温柔而隐蔽的夜，天空中飘满了羽毛一般的云彩。然后他意识到了那其实是他自己的哀号声。但睡梦已经偷袭了他，感官平静下来后，害怕、伤痛和不安都渐渐消失了。他梦见自己真的已经踏上了行程，骑马来到了通往高原的山路。每件事都平静而清澈，在大棵的黄色老树间，他看到了延绵的草地，轻柔的绿色让眼睛获得了休憩，老鹰面无表情地立在岩石上朝太阳眨着眼。

突然管卫站在他面前，行着军礼，在他的前鞍桥上放了本敞开的书。他开始读起《圣保罗给科林斯人的书信》来，在他度过前一晚的那个点上读着：“他们知道智者的思想，他们在徒劳。”

周日的弥撒比平时要晚，但保罗通常一大早就去教堂听那些希望参加圣餐的妇人的忏悔。所以母亲还是在老时间叫他起床。

他睡了几小时，睡得很沉并且无梦，当他起床时，记忆一片空白，他只有一个至高的渴望，那就是马上回去再睡。但是敲门声一直坚持不停，然后他一下子记了起来。他的脚立刻因为恐惧而麻木起

来。

“爱格妮斯会去教堂当众揭发我。”这是他生出的第一个念头。

他不知道原因，但在他睡着时意识中深深扎根着爱格妮斯肯定会像她威胁他的那样去做的预感。

他瘫坐在椅子中，双膝颤抖，充满了无助感。他的大脑乌云密布且烦恼不已：他迷迷糊糊地想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没可能阻止丑闻了——他可以假装生病不去讲弥撒，其后他就能有时间去安慰爱格妮斯了。但是才刚从头痛开始这整件事，他就又重新承受了一遍昨天的痛苦，这只会增加他精神上的折磨。

保罗站起身，他的头看上去像是映在了玻璃上，他在地板上跺脚来驱散着令他血液麻痹的麻木感。然后他穿起衣服来，他抽出皮带紧系在腰上，然后他像猎人出发上山前做的那样将斗篷折好，用圆桶皮带扣住。最后当他打开窗向外倾身时，他才感觉到在黑暗的梦魇之后，他的眼睛终于在白天的亮光中苏醒过来，这时他才逃出他自我的牢笼，从外部事物中得到了平静。但这是受迫的宁静，充满了秘密的敌意，吹够户外新鲜凉爽的空气后，他收身回到了飘着香气的温暖房间，他又退却成了自己，一个被恐怖咬食着的牺牲者。

保罗奔逃到楼下，觉得他还是最好告诉母亲这一切。

他听到母亲正在厉声赶着要进入餐厅的鸡群，那些鸡在她面前拍着翅膀散开了来，保罗闻到热咖啡的香味和花园那清新的甜味。在山脊下的小巷里有一个叮当作响的铃铛用来驱赶羊群去吃草，小铃铛听上去就像是孩子们欢笑的回声。安条斯在教堂的钟楼上敲响了单调的钟声，召集人们从睡梦中醒来前往教堂聆听弥撒。

周围的一切都甜美而宁静，沐浴着清晨玫瑰色的阳光。保罗想起了他的梦。

没有什么能阻止得了他外出，他要去教堂开始他日常的生活。但他所有的担心又都回来了，他对前进的害怕就像他对回头的害怕。当他站在开着的大门的台阶上时，他感觉就像是站在某个陡峭山峰的峰顶，他不可能再到更高的地方，而他脚下是张着口的深渊。于是他无声地站在那里，他的心狂乱地跳动着，他感觉身体在下跌，在深渊底部挣扎，在打着旋涡翻腾着泡沫的水中，车轮无助地打着转，徒劳拍打着无情扫向它的水流。

他的心在人生的旋涡中变得无助。他关上门回到房里，坐在了他母亲前一天晚上坐过的楼梯上。他放弃了去解决那个折磨着他的问题，坐等有谁能

来帮他。

母亲发现了保罗。当他看到母亲后立刻站起身来，感觉顿时舒服起来，不过内心深处也觉得很丢脸，他很肯定母亲会建议他继续他所选的路。

但当母亲第一眼看到保罗时，她疲惫的脸庞变得苍白起来，仿佛从悲伤中提炼出来一样。

“保罗！”她叫着，“你在那里做什么？你病了吗？”

“母亲，”他边说边走向前门，没有转身去餐厅，“我昨晚不想吵醒你，因为时间太晚了。好吧，我去看过她了。我去看过她了……”

母亲已经恢复了镇定，她凝视着自己的儿子。在他说完话后安静了没多久就传来了教堂的钟声，响得又快又久，听着就像马上就会逼过来一样。

“她很好，”保罗继续道，“但她很激动并坚持要我马上离开这里，她威胁说否则要去教堂在集会前用丑闻揭穿我。”

母亲保持着沉默，但保罗感觉到她在自己身边，坚定而踏实地鼓励着他，支持着他，一如她在他最初的人生中对他给予支持时一样。

“她要我昨天晚上就离开。她还说……如果我没走，她今天早上就会去教堂……我不怕她，而且我也不相信她会去。”

他打开前门，一道金色的灯光照进阴暗的狭小过道，就好像是要引诱他和他的母亲走进阳光中一样。保罗没转弯就径直走向了教堂，他的母亲站在门口望着他。

母亲没开口，但是再次微微打个寒战，她只有尽力维持表面的镇定。她立刻去卧室匆匆换上了到教堂的衣服：她也想去教堂，同时她也扎起皮带并迈开了坚实的步子。在她离开前，记起了要把又跑进屋子来的鸡给赶出去，把炉上的咖啡壶拿到一边去，然后她用围巾较长的那端围住了嘴和下巴，来掩藏自己努力想克制却怎么也克制不了的颤抖。

村里来的女人们向她打招呼时她只是回以一瞥，老人们已经坐在了教堂前的矮墙上，他们黑色的尖头帽与清晨玫瑰色的天空背景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

## 第十四章

与此同时，保罗已经来到了教堂。

一些渴望能忏悔的人已经聚在忏悔室周围等着他了。那些最先到的女人都跪在了小窗格前，其他人则坐在附近的长凳上等着轮到自己。

妮娜·马西亚跪在装有圣水的钵下，看起来就像在她的小脑袋上顶着个钵一样奇怪，几个最先起哄的男孩将她团团围住。想法还没转过来的神父匆匆敲着男孩们，当他认出女孩后，立刻火冒三丈，这个女孩是在她母亲的安排下待在这里吸引他人注意的。她似乎总是挡在他的路上成为障碍并令他不满意。

“立刻给我闪到一边去！”保罗命令道，他的声音响彻整个教堂。围观的男孩们立刻散开了来，稍稍移远了一些，不过妮娜仍然被他们围在正中，他们每个人都能看到她。女人们都转头望向妮娜，不过并没有立刻打扰到她们的祈祷人：妮娜看上去就好像她真是这个野蛮小教堂里的偶像一样，农民带来田野的芬芳气息，郊区的早晨涌进玫瑰色的雾霭。

保罗径直走上中殿，但他那隐秘的痛苦却更加剧烈。当他经过时，袈裟掠过爱格妮斯常坐的那个

座位。那是老式的家庭长凳，前面放着雕刻得很好的跪凳，保罗以目测计算着这个位置距离圣坛的距离。

“如果她一站起来实施她那致命的威胁，我应该有时间前往圣器收藏室。”保罗得出结论，颤抖着走了进去。

安条斯连忙从钟楼下下来帮助保罗穿上长袍并在挂有他法衣的敞开的橱门旁守候着。安条斯看上去苍白而严肃，气氛近乎悲怆，就好像前一晚为他决定的未来职业已经将其笼罩。不过短暂的庄严过后，他脸上立刻又露出微笑来，一阵风扫过钟楼，安条斯恰如其分垂下的双眼内闪着喜悦，他不得不咬着嘴唇才能忍住笑。对于这个节日的清晨，他那颗年轻的心对所有的光辉、鼓舞和欢乐给予着回应。当他为保罗整理白麻布僧衣的花边时，当他快速地瞥了主人一眼之后，他的眼内突然生起阴影来，因为他看到花边下面的那只手在颤抖，他看到自己爱戴的那张面容憔悴且悲伤。

“你不舒服吗，神父？”

保罗的确感觉不舒服，但他却摇头表示否认。他感觉就好像满口是鲜血，但有个渺小的希望之芽在他的痛苦中抽枝。

“我应该倒下死去，我的心要碎了，然后，至

少一切便能就此结束。”

保罗又回到了教堂聆听妇人们的忏悔，他看到自己的母亲坐在中殿最后靠近大门的位置，她跪在那里，面色严峻且一动不动，她紧盯着所有进入教堂的人，显然做好了即便整个教堂在她头顶崩溃也要支撑住它的准备。

但保罗此时已经没有什么多余的勇气了，只有心中那个希望的小细芽和死亡的期盼不断地攀升着，直到他窒息并失败。

坐进忏悔室后他感觉稍微冷静了点；这就像是进了坟墓里，至少避开了能看出他脸上害怕的视线。窗格后面是女人压着声的窃窃私语，她们的声音不时被小声的叹息和温热的呼吸打断，就像是山脊上长草间的蜥蜴在沙沙作响。爱格妮斯也在那里，悄悄躲在安全的地方，保罗总是会想起她来。年轻妇人们柔软的呼吸、头发的气息和鲜艳的打扮、薰衣草的芳香，混合着他的痛苦并使他的情绪更加起伏不定。

他对她们的一切都予以了赦免，赦免了她们所有的罪，他想着或许对于之前的那许多天里发生的事，他也需要恳请她们的同情。

然后保罗强烈地想离开，去看看爱格妮斯来了

没有。不过她的座位仍然空着。

或许她根本不会来。有时她会待在教堂最后面，跪在用人带来的椅子上。保罗转头看了一眼，但只看到他死板的母亲，他跪在圣坛前做起了弥撒，他感觉母亲的灵魂折服在上帝跟前，她穿着她的悲伤，就像保罗穿着他的白麻布僧衣。

保罗决定不再回头去看身后，每次要转身送祝福时他都会闭上眼。他感觉就像是在往陡峭而多石的耶稣受刑地攀爬，每当仪式迫使他不得不面对群众时他都感到头晕。于是他闭上双眼不去看在他脚下那打着哈欠的深渊，但即使是通过闭着的眼睛他还是能看到雕花长凳和爱格妮斯的样子，她那黑色的连衣裙衬着教堂的灰墙是如此显眼。

爱格妮斯真的在那里，穿着一身黑，黑面纱罩着乳白色的脸庞，她的眼睛直直地望着祈祷的书，黑手套上的鎏金扣闪闪发光，但她并没有翻过一页书。长着一张奴隶脸的用人跪在长凳边的过道上，她时不时抬一下眼，如忠犬般看看女主人的脸，就好像在以沉默表示对女主人悲伤的同情。

在圣坛上的保罗看到了一切，内心的希望就此破灭，他发自心底地告诉自己爱格妮斯不会进行她疯狂的威胁行为。保罗翻了一页《福音》，但他颤抖的声音几乎无法说出单词；他因惧怕而流出汗

来，于是他紧紧抓着书本以防晕倒。

保罗立刻重新振作起来。安条斯望着他变得很可怕的脸色就犹如一具尸体的脸色一样，他一直紧靠着保罗以便他摔倒时能给予支撑，同时双眼扫过那些圣坛栏杆处的老人，看看他们是不是注意到了神父的痛苦。不过并没有人注意到——即便是神父的母亲也都还待在原地，祈祷着、等待着，没有发现他儿子的不对劲。安条斯拉近与神父的距离保护着他，神父转身时吓了一跳，但男孩明亮的眼神给出令其宽心的一瞥，就像是在说：“有我在这儿呢，没事，继续——”

于是保罗继续攀登起陡峭的耶稣受刑地来，直到血液全部回到心脏不再紧张为止。但那是一种绝望的放松，危险的遗弃，一个再也无力与波涛搏斗的溺水男人的静寞。当保罗再次转身面朝公众时，他没有闭上双眼。

“上帝与你们同在。”

爱格妮斯待在她原来的位置，弯腰朝着她从未翻过的书页，书本镀金的搭扣在昏暗的光线下闪动着。用人伏在她脚边，包括神父母亲在内的其他女人都待在教堂后面光溜溜的地板上，垫着自己的脚跟而坐，只要神父一翻书，她们便恢复到跪着的姿势。

保罗翻动书本继续边念祷文边做着仪式的慢动作。保罗绝望的心中爬进一种温柔的感觉，他觉得爱格妮斯正在他的陪伴下和他一起忍受着通往耶稣受刑地的这条路，就像玛丽那样，然后她会登上圣坛的台阶，再次站在他身边，和他一起战胜他们的罪过，就像一起犯罪时那样一起去赎罪。如果她带着对他的处罚，她的恨是一种爱的伪装，他又怎么会恨她？

交流会上，保罗感觉流进胸中的几滴葡萄酒就像加快的血液，他感觉有力而振奋，他的心因上帝的出现而充实。

他向下走到在纷纷低头的人群中格外引人注目的爱格妮斯身边。她也将头朝掌心低下，或许她是在为实施行动而聚拢自己的勇气。突然，保罗对她充满了无限的遗憾，他想一路走到她面前给予她赦免，然后像对一个即将死去的女人那样恳谈一番。保罗同时也在聚集着自己的勇气，但他的手却颤抖着，就好像是触到了女人们薄薄的嘴唇。

讨论会结束后，老农民突然开始吟唱起赞美诗来。公众在他的声音渐弱后唱起诗文来，并且轮流大声重复吟唱着诗文。这首赞美诗又老又单调，老得就像最早祈祷者们在还没有人居住的森林里时，

孤单的海岸上波涛的拍打声。爱格妮斯身边的低声吟唱勾起了她的回忆，就像她在夜晚屏息正快速穿过树林并突然出现了海滨，海滨中的沙丘覆盖了美丽的花朵和金色的暮光。

有什么东西搅到了爱格妮斯的最深处，一种奇怪的感觉抓着她的喉咙，她感觉她的世界天翻地覆，就好像头朝下走着的她现在又恢复了正常的姿势。

那是她的过去，她所有的过去都涨起来抓住了她，在女人和老人的吟唱声中，在她护士和她用人的声音中，男人和女人修建好了她的房子，耕好了她的地，织好了襁褓的布。

她怎么能在这些将自己视作女主人，并认为她比圣坛前的神父更纯洁的人面前告发自己？然后她也感觉到了上帝正在周围与自己同在，甚至在她的激动情绪中。

她很清楚她对这个与她一同犯罪的男人的惩罚也是对她自己的惩罚，但现在仁慈的上帝借老人、女人与无辜孩子的声音和她对话，告诫她要小心自己，劝说她要寻求救赎。

她身边的人吟唱着赞美诗，在这个终日独居的人内心世界里敞开他们自己。她看到她自己再次成为一个小孩，接着是个小姑娘，接着长大成人，都

在这同一个教堂里，在同一个座位，座位被他先祖们的胳膊和膝盖磨黑。教堂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她家，她的一位先祖建起了这座教堂，传说玛丽像是从巴巴里海盗那儿得来的，是由她一位远房祖父替村民夺回来的。

她在这些传说中出生长大，在这种简约庄严的气氛下，她一直疏远着阿勒河的小市民们，不过她仍然生活在他们中间，就像粗糙的贝壳中藏着的那颗珍珠一样。

她怎么能在他们面前告发自己？但这种即使在神圣建筑中也是女主人的感觉，让她更为难以忍受面前这个曾和她一起犯过罪的男人，正在圣坛上扮演着圣人，手中托着圣器——他那么玉树临风地站在那里，就好像她跪在他脚下，因为爱他而加罪在身。

身边的吟唱声时高时低时，她的心因为愤怒和悲伤而再次肿胀起来，就像从某个深渊升起的祈求一样，恳求着帮助和公正。她听到上帝的声音，低沉而肃穆，命令她将他那拙劣的用人驱赶出他的寺庙。

她脸色变得像死人一样惨白并且冷汗直流；她的膝盖在座位上颤抖着，但她没有再弯腰，而是昂头望着圣坛上神父的一举一动。这就仿佛是有什么

邪恶的气息从她身上潜入到他身上，麻痹着他，这股笼罩着爱格妮斯的冰冷也快速地将他包裹起来。

保罗感觉到按照爱格妮斯的意愿所散发出的死亡气息，就如同冬日那苦涩的清晨，他的手指全都冻僵了，脊柱不听使唤地颤抖着。当他转身进行祈祷时，他看到爱格妮斯正盯着他望。他们的目光在电光火石间相遇，就像溺水的男人瞬间记起了此生所有的欢愉，因为她而生出的欢愉全都浮现出来，从第一眼见她，到第一次吻上她的唇。

然后保罗看到她从座位上站起身来，手中握着书。

“哦，上帝，你要这么做了。”他边结结巴巴说着边跪下身——就像是真的来到了橄榄园一般，双眼注视着那无情的命运的阴影。

保罗边大声祈祷边等待着，祈祷者中响起了茫然的声音，保罗觉得自己能听出爱格妮斯走向圣坛的脚步声。

“她来了——她离开座位，她来到了座位和圣坛间。她来了……她已经在这儿了——每个人都望着她。她来到了我的身边！”

这困扰是如此的强烈，唇间再也说不出话来。保罗望着安条斯，他已经熄灭了蜡烛，突然转头望

向周围，他清楚地知道爱格妮斯在那儿，正沿着高坛的台阶朝他走来。

保罗抬起脚来，屋顶好像在他的头上崩塌下来并砸裂了他的头；双膝几乎无法支起他的身子，不过他突然发力再次回到圣坛拿起圣器来。当他掉头进入圣器收藏室时，正看到爱格妮斯从座位上起身来到栏杆处准备跨上台阶。

“哦，上帝，为什么不让我去死？”他垂下头，就像露出脖子让剑砍一样。当他迈进圣器收藏室的大门时，他又看了一眼，发现爱格妮斯在圣坛的栏杆前俯下身，就好像跪在台阶最下面一格似的。

她在栏杆外的台阶最下面一格上跌跌撞撞，如同面前突然升起了一道墙，她跌倒在地上。浓雾模糊了她的视线，让她无法看得更远。

当视线由模糊变清晰时她再次看到了台阶，圣坛前的黄色地毯，桌上的鲜花和亮着的灯。但神父却不见了，他所站立的地方，一道阳光透过尘埃斜射过来，在地毯上亮起一块金色的斑点。

爱格妮斯越过自我，举步朝着大门走去。用人跟在她身后，老人、女人和孩子转身朝着她微笑，眼中带着祝福。她是他们的女主人，是他们美丽与

忠诚的象征，她离他们是那么地遥远，尽管身在他们和他们的痛苦之中，却犹如荆棘中开出的野玫瑰一般。

在教堂大门处，用人将圣水递到她指尖，然后弯腰掸去她裙摆上粘着的圣坛台阶上的灰尘。当女佣再次抬头时，她看到爱格妮斯灰白的脸孔正望向始终跪在角落里的神父的母亲。继而她看到那位母亲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她的头耷拉在胸前，肩膀倚着墙壁，就如同在尽最大的努力使身体不要倒塌一样。有位女人注意到爱格妮斯和她的用人定定的眼神后也转头看了过去，然后她迅速地来到神父母亲的身边，冲着她低语并用手抬起她的脸来。

母亲半闭着双眼，玻璃似的眼珠上翻着，她手中的念珠已经落在了地上，她的头歪向扶着她的女人的肩膀。

“她死了！”女人尖叫道。

人们立刻站起身向教堂后面拥去。

与此同时，保罗和安条斯回到了圣器收藏室，他的手中正握着那本《福音》。保罗因为冷，也因为解脱而颤抖着。事实上他感觉就像是从海难中劫后余生一般，他想要恢复力量并迈着步子来让自己暖和，他说服自己这一切都不过是一场噩梦。

然后他听到教堂响起了叫人茫然的喃喃低语，

一开始很轻，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大。安条斯探出头去，看到所有人都聚在了中殿的后面，就像是入口处的障碍物一样，有位老人已经快速登上高坛的台阶并做着叫人费解的手势。

“他的母亲出事了。”他开口道。

正在擦着圣器的保罗一跃而下，他跪下身凑近躺在地上的母亲面前，母亲的头正枕着某个女人的腿，人群将她团团围住。

“母亲，母亲！”

母亲的面容平静而僵硬，双眼半闭着，曾经咬紧牙关以防止自己哭得太大声。

保罗立刻明白了，母亲是死于她无法战胜的悲痛和恐惧所带来的冲击。

保罗抬起头时同样咬紧牙关从而防止自己哭得太大声，他的目光越过周围茫然的人群，正遇上爱格妮斯死死注视着他的双眼。